

詠懷 集文選句  
有序

餘生萬劫收國既久有結習已空文字語言日益疎遠

一日晨起忽接到 魯迅先生惠寄素箋一束欣忭

之情良不可任通會刊十河水大發漫語謝其 寄居地

低窪遠不能下樓俯視屋影搖光舟行入水 寄居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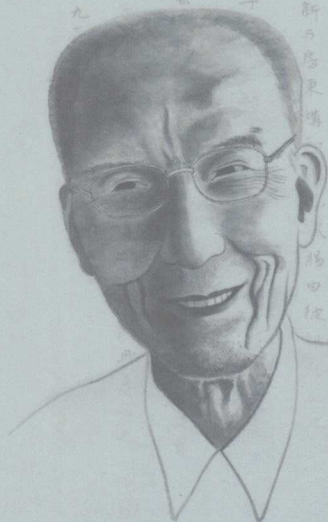
可樂觀幸新乃居更堪 人福四彼

茶葉菸草

蓮句集

此佳紙

厚卷一九



朝霞開宿霧

湖明

清風吹我袂

胡宗

索居易永久

雲運

良訊代兼金

十街

荒草何茫茫

湖明

溥景忽西沈

孟陽

登高望九州

胡宗

謂若傍無人

六冲

揚之水 陸灝

# 梵澄先生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梵澄先生

扬之水 陆灏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梵澄先生 / 扬之水, 陆灏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80678 - 934 - 6

I. 梵... II. ①扬...②陆... III. 徐梵澄(1909~2000) — 生平事迹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3614 号

#### 梵澄先生

扬之水 陆 灏 / 著

责任编辑 / 陈 琪 特约编辑 / 陆 灏

技术编辑 / 吴 放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4.75 字数 75,000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678 - 934 - 6 / K · 144

定价: 1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 目次

日记中的梵澄先生 扬之水.....I

吉光片羽 陆灏.....109

# 日记中的梵澄先生

扬之水



题记：《读书》十年，梵澄先生是联系最多的一位作者，——不仅是文章，也是书的作者。初识是在二十年前，那一天的日记记得很详细。当时的日记好像是有闻必录，到《读书》的时间不长，似乎一切都觉得新鲜。这里记下了一位学问家在生活中多与书和人相关的若干琐细微末，唯私下里的交谈往往很随便，对人和事的叙述与评判未必准确，也未必得当，这本是无须多说的。梵澄先生很有个性，但也有他独特的随和、温厚，以及幽默和风趣。我的拙笔一向不善于写人，这些未加修饰的“速记”或可略存其真，而一切追怀与感念也尽在此中了。

## 一九八七年

四月三十日 星期四

下午与周国平、杨丽华一同往访徐梵澄先生。

梵澄先生早年（一九二一年，二十岁的时候）自费留学德国，五年以后，战乱家毁，断了财源，只好归国。回到上海后，生活无着，乃卖文为生。在鲁迅、郑振铎的督促下，翻译了尼采的一些著作。抗战以后，又武汉、长沙、重庆、昆

明，四处颠沛流离，直到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政府派到印度教学。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垮台，遂成海外游子，须自谋生路了。于是在一个法国女人开办的教育中心任职。这位法国人很看重他的才华，但实际上却是将他作“高级雇工”使用的：不开工资，只包一切生活用度。他著了书，出版后，也不给分文稿费，甚至书也不给一本的。在这位法国女人晚年的时候（她活到九十多岁），支撑她教育事业的四个台柱子一年之内相继去世，学院一下子就衰败了。这样，梵澄先生才争得了归国的机会（前此两番皆未获许），于一九七八年返回阔别三十年的家园。先生一生未婚，目前已无多亲属，只是昆明有两侄辈，曾表示要来这里侍奉晚年。不料来了之后，不但不能帮忙，反添了数不清的麻烦，只好“恭请自便”：又回到昆明去了。

先生现住着一套三居室的房间，饮食起居皆由自己料理，倒也自在。

“印度好吗？”

“不好。在印度有一句话，说是印度只有三种人：圣人，小偷，骗子。”

真是高度的概括。与高深精密的宗教和哲学相比照的，



असतो मा सद्गमय  
तमसो मा ज्योतिर्गमय  
मृत्योर्मां ऽ मृतं गमय

» तथास्तु «

禮記 同 五 十 題

許 慎 題

4.30, 1987

于 其 示

《五十奥义书》题字

就是世风的衰败么？

“我在印度丢了六块手表。丢了以后，就给法国老太太写个条子，再领一块。有一次她给了我一块很好的表，我连忙退回去了：这是很快就会丢的呀。”

不过回国以后的种种情形也很令他失望。除给个宗教所研究员的职称外，基本上就等于弃置不用了。几部书稿压在几家出版社，两三年以至三四年没有音讯。

请先生为我的《五十奥义书》和《神圣人生论》题了字，梵文、汉文各题一册：

圣则吾不能  
我学不倦  
而教不厌也

五月十日 星期日

接到梵澄先生复信，其中言道：

我是唯物史观的，也略略探究印度之所谓“精神道”，勘以印度社会情况，觉得寒心，几乎纯粹是其“精

神道”所害的，那将来的展望，科学地说，是灭亡。

来信说《五十奥义书》中有不解处，我相信其文字是明白的。这不是一览无余的书，遇不解处，毋妨存疑，待自己的心思更虚更静，知觉性潜滋暗长（脑中灰色质上增多了施纹或生长了新细胞），理解力增强了，再看，又恍然明白，没有什么疑难了。古人说“静则生明”——“明”是生长着的。及至没有什么疑难之后，便可离弃此书，处在高境而往下看这些道理，那时提起放下，皆无可。这于《奥义书》如此，于《人生论》亦然。

书，无论是什么宝典，也究竟是外物。

通常介绍某种学术，必大事张扬一番，我从来不如此作。这属于“内学”，最宜默默无闻，让人自求自证。否则变怪百出，贻误不浅。

六月十九日 星期五

上午九点半钟，中央电视台胡铮、陈梁等四人坐车来接。继往北大接金克木先生，然后同往香山饭店，拍片（按：片名为《同一屋檐下》，以下所记拍片情景略去）。

前几日曾致函（写满三页纸）金先生，约请他评《五十

奥义书》，他说已复信婉辞，但至今信未收到。今日见面，复又提起。

因说起梵澄先生，金先生原是认得的。

他说，梵澄是一九四四年去的印度（此前蒋介石到印度访问，欲与之修好，答允派两位教授去讲学），同行者为常任侠，但二人下飞机后便反目了。常是左倾的，徐无党无派，但决不左向，于是各奔前程。

……

以后就到了阿罗频多·高士的修道院。阿便是《神圣人生论》的作者。他是哲学家，也是社会活动家，搞暗杀和恐怖活动，后受到英统治者的追捕，乃逃到南印度的一处法属地，得到一位有钱的法国女人的资助，办起一座修道院，他就做了教主，著书立说。后“修炼得道”，便不再开言，只是撰述。一年与弟子们见一面，也是不说话的。

他在印度的地位是极高的，被称为“圣人”，卒于一九五〇年。他到晚年，差不多就是个神经病了。

徐翻译了他的书。

徐要求回国的事，冯至和我说起过。他提的条件就是要在国内出书。

经研究后，同意接受。如果大陆不接受，他会去台湾的（今按：后来我曾就此事问于梵澄先生，先生另有说，见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日所记）。

聊了半天的结果，是金先生同意写一篇谈《五十奥义书》的文章，但不想写长。

我说：短文，最好。

六月二十日 星期六

接到金先生六月十五日发出的信，其中言道：

复札手悉。囑写书评，但《奥义书》聚讼纷纭，实难置喙。译者徐，评者巫，皆在印时素识，更不便说话。

至于唯心唯物等等，由四十至五十年代两大阵营说而起。今国际“阵营”已不讲，哲学“阵营”只中国还在坚持。当四十至五十年代之间，东德有位旧学者力求从印度古籍中寻找唯物论，于是有种种解说，中国受其影响，不少人依之立论。如同对“老子”，有位学者先定为唯心，又改定为唯物，现在不知又怎么讲，我见到也不妨问他。《奥义书》类似中国的子书，《诸子集成》，直

到后代仍有作者，本是通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有位学者以康德之学加以解说，后又联上黑格尔，印度学者大为欢庆，也随之联系。这和今日中国尊孔实无二致。他们所□书只指几部，徐译有五十，多去有一百零八，甚到有二百多记，不是一时一地一体系。现代所讲不过都是古为今用，一涉及此点，岂能说话？故我实不欲说，非仅不敢说也。而且书已多年不读，徐译稿，编者曾来问我，我只囑勿改勿批，不作引言。出版后徐又赠我一册，我也未看。现在精力日衰，不能再去钻研，故亦不能说话。以上啰嗦无非是向你告罪，区区苦衷，尚请鉴谅。……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接金克木先生电话，云评《奥义书》之稿已写就，嘱我往取。遂往北大。

老先生真健谈，一聊又是三个多小时。

回顾这篇文章的整个组稿过程，是极有意思的。长达数小时的两次长谈及书信往还，早已超过这四千多字的篇幅。

如此，乃砉然得解：奥义书者，本无奥义也，最神圣的

信仰，原缘自最世俗的念欲。再深奥的哲学，蕴含的也是生命之精义，这是一种高级哲学和原始信仰的特殊共存。

文章浅白平朴，而其中“意思”殊多也。梵澄先生曾云：愿读者自做解人，金文同有此意在焉。因之对若个“奥义”，不过点到而已，正是好处。

金先生戏称：“此稿是在你的‘亲切关怀’下写成的。”

十月十三日 星期二

下午与周国平一起往访梵澄先生。

先生今日情绪极佳。首先谈到我写给他的信，认为还有一定的古文修养，但文尚有“滞障”，而文字达到极致的时候，是连气势也不当有的。我想，这“滞障”大约就是斧凿痕，是可见的修饰，而到炉火纯青之时，应是一切“有意”皆化为“无意”，浑融无间，淡而致于“味”。

又打开柜子，找出十几年前发表在新加坡的几组文章：《希腊古典重温》、《澄庐文议》、《谈书》，并告诉我说，昔年他在印度阿罗频多学院时，由于那位主持人（法国老太太）的故去而使他的生活难以为继，因而卖文为生，虽所得无多，但不失为小补。如我对这些旧作感兴趣的话，可以拿去发表，但

要请人抄过之后，再拿去给他看一下。

又翻出《鲁迅研究》，让我们看发表在上面的《星花旧影》，是谈他和鲁迅的交往，并录有若干首他写给鲁迅的诗。当年墨迹的复印件也让我们看了。文字纯静而有味，诗有魏晋之风，书似见唐人写经之气韵。

先是，沏上酽酽的红茶一杯，继而又拿出月饼，一人一枚，分放三小碟，一剖四牙儿。先生和周君都吃了，我没吃。走时却将之装入塑料袋，硬要我带走，说：切开了，不好放，我一个人如何吃得完？

十月十五日 星期四

将《希腊古典重温》整理剪贴，并为之誊抄。

十月十八日 星期日

上午访梵澄先生，将誊抄过的部分稿子请他过目，并送去信笺、墨汁。

问起他近日的作为，言道：正在为欧阳竟无编一选本。案头所置，正是四厚册《欧阳竟无集》，乃台湾版，国内未见。又问欲交付何家，云：金陵刻书处。遂曰：何不与三联？笑



七引

欣百年之相遇寄微辭以通意  
奉呈 豫才先生 聊抒致情

梵

可

廿二年  
秋日

蟬聲曳楊柳清池藹艾葉  
蟲響露中但  
新月雁影初於此悟時易  
倏忽傷三餘  
非為逃空虛寂寞形迹  
疏覽古意猶豫

梵澄先生早年写呈鲁迅先生的诗稿墨迹

答：也是可以的啊。不过，稿子需要一一抄定。我表示愿意承担。

梵澄先生对渐师很是心折，再三称誉其文章之美，当下让我与他并坐案前，为读其记散原一文。果然文气浩博，凡顿挫处皆有千钧之力，而叙事又多欣戚之感。

十一月二日 星期一

如约往梵澄先生家取稿。今日又逢他兴致很高，聊了一个多小时，并出示他几十年来所作旧体诗，请我为之联系出版。惶急不及细读，蓦见一首《王湘绮齐河夜雪》，遂拈出，当场录下，诗云：此夜齐河雪，遥程指上京。寒冰子期笛，落月亚夫营。战伐湘军业，文章鲁史晟。抽簪思二傅，投耒怅阿衡。危国刑多滥，中期柄暗争。所归同白首，何处濯尘缨。返旆还初服，传经事偶耕。金尊浮绿蚁，弦柱语新莺。兰蕙陶春渚，桑榆系晚晴。知几无悔吝，吾道与云平。诗后补注曰：湘绮楼有《思归引》自言其事，苍凉感喟之意皆为其格调所掩，未尽写出，概可于他篇见之。兹则直抒其意，语有当时人所未敢言者，于此又见古人之弥不可及也。——“所归”二句皆用古语而稍变，《引》中亦尝说及石崇事，此又白

居易咏甘露之变者也。

因与道及王湘绮撰写《湘军志》一事。先生说，他当年亦尝与鲁迅先生论及此。周问，徐答：《湘军志》用的是《史记》笔法，但太史公虽叙事亲切，每似己之身历其境，却始终保持冷静，湘绮则徒有其一，而无其二。鲁迅先生深然此言。但后来先生得知，鲁迅是赞赏司马氏之冷静的。

由此又把话题转向谈史，谈黄石老人与张子房，谈鸿门宴，谈杨贵妃。先生颇有与众不同之见。遂曰：何不撰几则“读史札记”？《读书》最喜此类文章。先生似有意为之。

十一月七日 星期六

上午如约访梵澄先生。——前番交下一册手稿《天竺字原》，嘱我抄录其序，以收入“杂著”。临别问及下次晤面时间，乃答：“星期六。”已而又笑曰：“我，黄石公也。”盖因当日曾论及黄石公与留侯桥下之约。然既如此言，我岂非成了张良？不敢也。

先生将目录审定一回，以为尚嫌单薄，便又寻出一册在印度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出版的《行云使者》，嘱我誊录其序及跋，亦一并收入书中，并应我之请，言当为全书作一序。又

将此编初步定名为“异学杂著”。

谈及散原诗，言至今记得一好句：“落手江山打浆前。”“初读之时，以为‘落手江山’，寻常句也，未尽得其妙，而于心中徘徊久不去。约有半年时光，忽而悟得，此乃江中击水，见江山倒影而得句。细玩其意，得无妙哉！”

将日前检得朱记“国史馆长”一则示与先生，先生正之曰：“王晚年非‘寒素’也。仅示一例。当年湘中有一朱姓秀才，弃文从商，经营茶叶买卖，后成巨富，茶行遍布。其向湘绮求文，先是，奉呈银子三千两，王弗受。遂易之以水礼（绸缎、果品之属），乃应。可知王名重当时，囊中曾不少物也。”

继而又述一则王之轶事：“时有一和尚犯事，坐罪站笼。寺中诸和尚欲救不能，乃贿于王，以求为之说情。一日，王拜会县令，说笑一回，起身告辞。主人送客，王见笼中和尚，佯称曰：‘这和尚站得好！那日同他对弈，竟一子不相让。’言讫而去。和尚由是得免。——能与王对弈者，岂非友乎，县令固不愚也。”

忆及著述之甘苦，乃云：五十年代译《五十奥义书》，时在南印度，白昼伏案，骄阳满室，寓居之墙又为红色，热

更倍之，每抬臂，则见玻璃板上一片汗渍，直是头昏昏然也。然逢至太阳落山，暑热渐退，冲凉之后，精神稍爽，回看一日苦斗之结果，又不禁欣欣然也。

人人暮年，可有孤独感？答曰：余可为之事，固多也。手绘丹青，操刀刻石，向之所好；有早已拟定的工作计划；看书，读报，皆为日课；晚来则手持一卷断代诗别裁集，诵之，批之，殊为乐事，孤独与余，未之有也。

十一月十日 星期二

接陈平原电话，云《散原精舍诗集》已借到，遂往北大。

书取到，径送往梵澄先生家，时已将及六点。先生一再留饭，说：我这里有三个馒头，我只吃一个，你吃两个。乃婉谢。于是为我沏上一杯咖啡，并一定要我喝下去。

取出一册《玄理参同》，嘱我将其序言誊抄，一并收入《异学杂著》。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三

如约往梵澄先生家取《异学杂著》序。又交我一部手稿，是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的主持人，那位法国老太太的著述，

名为“周天集”，一段一段，类似“道德箴言”。他说，联系了几处（包括香港、新加坡），都碰了钉子，嘱我再为之找一出路。

告别之时，硬塞我两个橘子。先是不受，后先生说，这是对朋友所表示的好感，便觉再推似有不敬，遂收下。

往编辑部，发稿。

中午到的丽吃饭，老沈也参加了。饭桌上说起梵澄先生所托的那部书稿，老沈表示很有兴趣。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上午往梵澄先生处取《散原精舍诗集》。借书本是为请他写书评的，但今日却言不愿为之，原因是恐牵涉诸多人事，乃欲令我代笔，而不署先生之名。恐无力荷此任。

又示我一副对子：人寿丹砂井，春深绛帐纱。云此联乃廖季平所为，但先生不满于下联，因欲改写，然后书于壁，并让我也试为之对。我何尝有此急智，再三言之：不能。先生曰：不急，不急，待对出，信告可也。

辞别而归。未及进家，脑子里蓦然跳出一句：神通梵铃中。情知未称的对，也只得以此交卷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雨化为雪，天寒甚。

为梵澄先生送去《周天集》稿，请他为之序。雪犹未止，路滑难行，骑车至团结湖，已觉双腿发颤。

先生稍肯日前之对。示我一纸当日所书梵文墨迹，云：此曰梵寐文。以此易下联之后三字，当为佳对也。

谈及八指头陀，犹记其若干好句，如“袖底白生知海色，眉端青压是天痕”。此登高之作也。又曰：陈石遗尝有诗：山鬼夜听诗，昏灯生绿影。八指头陀乃云：后句不妥，当易为“宽窗微有影”。

又示我学诗之途：先由汉魏六朝学起，而初唐，而盛、中、晚唐。追摹杜工部、玉溪生可矣。我说，学诗乃青年人事，如今已过此界，何以为之。先生曰：不然。知高适否，四十岁以后方学诗，岂非卓然大家。

又说：我向不以灵感为然，学识方为第一，所谓厚积薄发是也。即如八指头陀，大字不识一个，不过以“洞庭波涌一僧来”一句成名，后之为诗，则多为一班名士所助。

十二月一日 星期二

往梵澄先生处取《周天集》序。

他说，一年将尽，遗憾的是没有得机会去四处走走，只是因公去了一趟扶风的法门寺。明年要制定一个旅游计划了。不过今年的确做了很多事情，看校样，编书，还看博士论文。于是又说起，去一次干面胡同，乘出租汽车，要耗资三十四元，而细心审阅一篇博士论文，才得二十元。先生是以国内之收入，来行国外之生活方式，如何能持平。出门坐小车，当然不是一介寒儒所能享受的。

将《周天集》选题报上。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四

上午访梵澄先生。

先生正在临泰山金刚经，因让我当场临写几字，顺势告以执笔之法、运笔之道。说目前我已到了中级阶段，欲再向上跃，则须反求于古，即所谓取法乎上，从汉魏学起，求朴，求拙，勿钝，勿利。又提起我的那首小诗，指出其中病句，并曰学诗与学书的道理是一样的，先从《古诗十九首》入手，熟读《文选》诸诗，而唐，而宋，元、明可越过，清初王渔阳



诗不可不读。

又取出他的诗作，选出若干首读给我听。有《前落花诗》（五古一首）和《后落花诗》（七律十五首），写得极好，开篇一句“落花轻拍肩，独行悄已觉”，已觉很有韵味。

《周天集》已作选题上报，因字数过少（两万），故请先生再为之增补若干篇幅。于是取出一本小册子《南海新光》，后有室利阿罗频多事略，嘱我补于其后。

临别，约二十六日再见。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上午访梵澄先生，告以《异学杂著》已发稿，但“希腊古典重温”、“澄庐文议”、“谈书”外，其他几篇序跋被撤下。先生意欲再增补几篇，另成一书。此议尚须与李庆西商量，不知他们是否有兴趣。

一九八八年

三月四日 星期五

访梵澄先生。告诉他，《周天集》是准备出版的，但嫌篇

幅太少些(两万字),希望能再作些增补。他却认为是总编辑考虑到会蚀本而找出的理由。目前他手中所作正是《周天集》续篇,可他说不能交给我,反要我把老沈手里的那一部手稿要回来。只好反复向他申明,书是决定要出的。最后总算答应,要我再次与老沈讲定,然后下星期五去他那里取稿。

三月十一日 星期五

到梵澄先生处取稿(《周天集》二)。上次去时他曾说起,有一部室利阿罗频多的《薄伽梵歌》论》稿欲请人誊抄,而言中透露之意是想让我来做。我回说,工作很忙,实在没有时间,但可以为他物色抄稿人。

抄稿人已找到,但他并不想用。

“你愿意在我这里学学古文吗?”

“当然愿意。”我一时未明其意,而对这个问题,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回答。

“那么你就来帮我抄这部稿子,抄的过程也就可以揣摩文意。”

“可我实在没有时间,会误事的。”

“不要紧,并不急的,只想有一份誊清的稿子放在那里。”

如此，我竟推托不得了。他又特别强调说：“我不会少付你钱的。待书出时，还可以从稿费中提成，百分之十五或二十，都可以，你说吧。”

我连忙表示，这一点不必考虑。

过了一会，又忽然说道：“你该拜帖子了。”于是告诉我，何以为拜帖子。但末了却说：这是开玩笑，你可不要给我送帖子。“我一生得力于两位老师，一位是启蒙的先生，一位便是鲁迅先生了。我们交往了八年。那时我常常往他家里跑，一聊就是大半天。有时有个字认不得，也要去向先生讨教。在他家里吃过无数次的饭。先生谈兴浓起来，什么话都和我讲。”他一共上过四所大学，后来又去德国读书。

三月十五日 星期二

为梵澄先生抄稿。

四月十一日 星期一

到梵澄先生家送《异学杂著》校样。

出门一看，漫天昏黄，狂风起处，卷起沙尘，直扑得满头满身。

四月二十日 星期三

又起黄风。

往梵澄先生处取校样。

六月十二日 星期日

到谢选骏处取抄稿（梵澄先生嘱抄的《〈薄伽梵歌〉论》，他请了内弟来抄）。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清早往梵澄先生处送抄稿。先生今天心情格外好。先示我一首《登泰山》，系此番往山东朝圣所作，又嘱我当场抄录下来。而我心里想着服务日的事情，急忙中竟抄漏了四句半，被先生检视一过时看出，真有些尴尬。走时又执意送我下楼。

八月三日 星期三

到梵澄先生处送抄稿。送我一册《瑜伽论》。

遊春山歸，杜遠抽斗，得惠贈  
佳篇，明換數字，寄回參酌。兩句  
一韻，意思無改。如以為有當，毋  
妨用佳箋字下一紙交作寶存。可  
也並問

近禱 此上  
魏廷 大味

沈 八月十一日  
- 九八八

沈澄先生書札

八月十一日 星期四

到梵澄先生家取稿纸。老先生检点旧藏，送了我一幅字，这却是没有想到的。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访谢选骏，将梵澄先生手稿交与他。

九月十五日 星期四

给梵澄先生送去《异学杂著》样书。他今天心情格外好，送我走出门，竟笑咪咪地抚掌而呼：“感谢大妹！感谢大妹！我爱大妹！”——所以称“大妹”，是因他刚刚在送我的书上写道：丽雅大妹惠正。

九月十七日 星期六

下午夏晓虹送来为梵澄先生所借《散原精舍诗集》。

九月十八日 星期日

将书送往徐先生处。少留便欲告辞。先生口衔烟斗，徐徐说道：“不要忙，不要忙，你每次总是行色匆匆，有些事可

詠懷

集文選句

有序

餘迹萬別故國既久有結習已空文字語言日益疎遠  
一日晨起忽接到魯迅先生惠寄素箋一束欣忭  
之懷良不可任適會列卡河水大發浸淫街巷所居地  
低窪遠不能下樓俯視屋影搖光每行入戶殊屬不  
可樂觀幸新与房東媾和麪包臘腸由彼供給加之  
茶葉菸草火柴並缺亦飄然如蓬萊中人遂取文

梵澄先生墨迹

選句集為詠懷詩一篇豈曰成裘實同緞袖意不欲負  
此佳紙而已并以張黑誌字體書之且會紹興魯少之  
厚意一九三一年五月八日石油鐙下

朝霞開宿霧

淵明

清風吹我衿

嗣宗

索居易永久

靈運

良訊代兼金

士衡

荒草何茫茫

淵明

浮景忽西沈

孟陽

登高望九州

嗣宗

謂若傍無人

太冲

梵澄先生墨迹



以慢慢讨论的。”“你我相识已有一年，作为你的小友，你想想，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呢？你看你对什么最感兴趣，不妨花功夫潜心研究。”“诗，或散文？”

对什么最感兴趣？真难说，对什么都感兴趣。

“散文吧。”

于是先生告诉我，要从最上处入手，即《左传》、《史记》，也可以加上先秦诸子。

十月十二日 星期三

往梵澄先生处取《散原精舍诗集》。先生今天显得分外激动。他不久前收到《异学杂著》一书的稿费，因执意要从中抽取二百元赠我，以为酬劳。我坚辞不受。于是他以西方式的礼节表示了感谢。并且告诉我，前几日曾写了一首怀念的诗：言别期逾月，低回独尔思。真成动爻象，未是惜恩私。举酒将谁□，看花默自持。中天望星斗，应笑老人痴。他说，我像英语中的 cherub。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往陈平原处取得陈散原诗送梵澄先生处，并为之代购的

宣纸和刻刀。

徐先生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今日是敝人的生日（农历九月十三）。前此我几番询问，先生皆云不记得。他说，他的一些朋友也都向他打听，并曾到所里查询，岂知先生连一纸履历都没有，当然也就无从获得。

因问将如何度。答曰：有什么可度？练字，读书，写文，如此而已。昨日尝倩工友购鱼一条，或可烹而食之。你来正好，共进午餐，如何？这里有上好的咖啡，为你煮一杯。

一一婉谢。少坐即辞。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往谢选骏处取梵澄先生抄稿。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黄昏时分，往梵澄先生家送书及抄稿。送我出门时，先生说：“你来看我，我非常高兴，希望你能够常来。不过你应该接受我的款待，吃一些点心，喝一杯咖啡，要学学做‘俗人’，你的‘雅’，让人不能忍受了。”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六

往梵澄先生处取《散原精舍诗集》送交陈平原。徐先生送我一册新著《老子臆解》。他说，此书自酝酿于胸至印行问世，前后总有二十五年了，但稿酬所得不过五百元。言下颇生感慨。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清早往北大畅春园陈平原伉俪新居，与我之居相比，可称豪华了。取得《散原精舍文集》。

将书送至梵澄先生处。他力邀我与之同往吃饭，坚辞。

十二月五日 星期一

往朝内，接到浙江社寄给梵澄先生的书，遂携往徐府。

徐先生笑哈哈地说：“我正在‘大做文章’哪。”原来他正在给贺麟的诗写序言。细问之下，方知贺是他五十多年前在海德贝格的老同学。同学之二则是冯至。冯、贺二人系同月同日生，贺长冯五年。因此层关系，每岁二人寿诞之日，徐皆邀冯、贺往某处小酌，酒饭之间，忆旧而已。今年却未循此例。询其原委，答曰：一来物价昂贵，质次价高，无甚兴

味；二来贺麟年事已高，听力减退之外，言语也欠伶俐，故而免仍旧例。

送我一册今年第二期的《新文学史料》，内载冯至一篇《海德贝格记事》，所记徐诗荃者，即梵澄先生也。字里行间，非仅情深意笃，亦可见至诚之钦慕。

又送我一方自镌印章：水月一色。印钮为一拄杖寿星。

闲谈之际，说起陈康，原来也是徐的德国同学。他告诉我，陈是扬州人，平日总是气色平和，雍容有节，与之相处很好。四二年徐在重庆中央图书馆时，陈还去看过他，如今却是多年没有来往了。听说他的夫人是外国人，目前家于台湾。

交还我《散原精舍文集》。忽又忆起什么，乃开卷，翻至卷七《南湖寿母图记》，为诵以下文字：“今岁十二月为太夫人六十生日，清道人乃作南湖寿母图志其遭，余故亦尝履是区而不能忘者，以谓今日之变极矣。政沸于上，民扞于下，崩坼扰攘，累数岁不解，耳目之所遭，心意之所触，吞声太息，求偷为一日之乐而不可必得。当是时，如仁先兄弟者尚能娱亲于萧远寂寞之滨，优游回翔，寤寐交适，冲然与造物者俱，不复知有世变然者，不可不谓非幸也。盖天之于人，虽若悬运会以纳一世，而其沕穆大顺之气潜与通流，莫可阂遏，必



梵澄先生所鑄印章

曲拓余地导善者机，藏用以滋息人道，而延太和溥德于一心，呼吸之感，福祥之应，环引无极而获其赐。揽斯图而推之，其犹可憬然于天人相与之故也欤。”诵罢赞不绝口：“真好文字，文字好哇！”

十二月十日 星期六  
给梵澄先生送去挂历。

一九八九年

一月三日 星期二

接梵澄先生信，不禁一惊，——厚厚一叠，写满八页纸，是岁末最后几个小时写成，新年发出的。

二月一日 星期二

访梵澄先生。他告诉我，几日前访老友贺麟，他已八十七岁，虽鹤发童颜，却步履维艰，口中嗫嚅难为言，因觉无限感慨，归来作诗一首。

道别时，他坦白而诚恳地说道：“希望你能常来。我一个

人是很寂寞的。”“过节时，不会有人来拜年吗？”“鬼才来！”  
“是穷鬼，还是富鬼？”先生不觉笑起来，随即答道：“其实鬼也没有一个。”

二月十三日 星期一

接梵澄先生书，原是行草墨迹一帧，上书：史有嗟蛇岁，  
今谁北海儒。周情兼孔思，陋巷与云衢。太白光常大，青山  
兴每孤。众醒成独醉，无寐待昭苏。己巳元旦录戊辰除夕独  
酌一律寄丽雅大妹存翫。

随即复书一封，略云：周情孔思，今世恐已无存。颜回  
之乐，又有几人为然。平步云衢，或称一幸，然孔北海杀身  
之祸可得免乎。“青山”并不孤（李白故里，游者颇众），太  
白高情成绝响矣。最喜“众醒成独醉”句，老氏曰：俗人昭  
昭，我独若昏兮。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兮。此岂不正为超上  
之境。先生尚有昭苏可待，我却只将红烛燃起，而吟姚梅伯  
之句：如槃大饼如椽烛，不祭钱神只祭诗。

四月三日 星期一

访梵澄先生。他说，已经盼望我好久了。

交我“蓬屋说诗”稿数叶，问我可否作《读书》补白。又找出旧稿《母亲的话》，嘱我找人为之誉写。

又告诉我，对他《除夕独酌》一诗有两处解错了。“北海儒”并非孔融；太白乃是天上之“太白”。他说：“我就够粗心了，你倒比我还粗心！”

四月三日 星期一

往梵澄先生家送稿。他见到我非常高兴，说：“我很想你。”大概人到老年会特别感到孤独。他说他有一位女朋友，是七十年代在印度结识的，美国人，研究精神哲学。有一年夏天，这位女子跑到梵澄先生那里去谈天，并带去一个水果蛋糕，出于礼貌，梵澄先生表示很好吃，说了几句好话，她竟然十分当真起来，写信让她的母亲从美国航空寄来一个。这一年圣诞，又寄来一个，此后年年不断。后来她来北京，相见时，先生告诉她：“水果蛋糕我已经吃够了。”

他的两个老同学，一个贺麟，一个冯至，贺已垂垂老矣，讲话都不容易听得清了。冯近日心境不好，来往也不多了。因此他反复说：希望你能常来看看我。

当他点起烟斗的时候，又说道：“我现在对自己的文字已



经不在乎了，送到出版社，就随它去了。”

## 一九九〇年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晨往梵澄先生处送书，——《神圣人生论》原著，为取室利阿罗频多手迹，作《周天集》封面题签之用。

案头已放着《读书》第一期。先生说，你们这一期发了一篇捧□□□的文章？答以“其学生所为”。乃道：“□毕生也只是一位哲学教授，称不上哲学家，更称不上哲人。孔子是哲人，苏格拉底是哲人。”“贺麟是哲人吗？”“贺麟可以说是哲学家，他有一些自己的东西。”又说起：“早些时去看他，须发皆白，耳朵聋了，说话也不大发得出声音。可前几天去看他，头发出了黑根，讲话声音朗朗，竟是返老还童了，多奇怪！”话头转回来，仍说□，说他到了“文革”时，是一点也不“哲”了，不过这都可以原谅。“原来我以为郭沫若实在让人无法原谅，后来也就原谅了，为求免祸，他也是不得不如此。有许多事情是不得不如此的。”于是谈到柔石的死。鲁迅为他的死写了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是有难

言之隐痛的。

请他题写《周天集》的译者姓名，写了几个，都不满意，乃吟道：“不着意时书便好，守真规处画难工。性灵功力交融处，一片天机造化中。”于是更取两笺，随手书下，“你看，这随便写的果然就好，刚才着意刻画就总也不行。”遂取出手绢包，铃上一阴一阳两方印，送与我。

想借诗稿一观，先说不行，沉吟一下，又同意了。取出翻阅一过，才拣出其中四叶交我，并嘱“两周内送还”。

又说起抗战时期在重庆还主编过《图书月报》，是由中央图书馆出钱办的，共坚持了七年。当日生活非常困难，国民党要员可以过得很好，但小职员们就只能吃“八宝饭”（糙米、老鼠屎、煤渣、土屑等）。

二月九日 星期五

午后访梵澄先生。

见我所抄诗，以为小楷较前大强。因记起上午杨在电话中说，接到我的信，几欲以之去换鹅。推想近日所作之努力，果然是有些成效。

说起今人不及古人，乃以故事譬之：昔康昆仑弹一手绝

妙琵琶，有欲拜其为师者，先奏一曲，拨弹未几，康止之曰：若已不可教。以所弹有胡音之故也。以是言道：古人做学问能达到一个高的境界，缘其纯也。放眼今日，已遍是“胡音”，再求境界，不可得矣。

“中西结合不可能吗？”

“无论中西，在各臻其至的地方是完全不同的，无法结合。我德国诗、英国诗都读过不少，法国诗也看过一些，那和中国诗是完全不同的。”

“没有能够代表我们这一时代的大家出，不是太悲哀了吗？”

——那只是一方面。现在老百姓人人有饭吃，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历史还没有、或者很少有哪一王朝达到这种程度。作诗作文到底比不上吃饭重要。而且，现在是普遍的提高。全民素质提高一寸，就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访梵澄先生。

把抄稿给他，于是借此讲起诗作中的种种好处。对几十年前的旧作能够记得清清楚楚，真令人吃惊。他说，文

章倒不大能记得，诗却是不会忘记的。说起中国诗，他说，就数量来说，把全世界所有的诗都加起来，也不及中国的多。

三月九日 星期五

午后访梵澄先生。

他刚刚完成鲁迅书目的校正工作（此事持续干了两阅月），极想放松一下，因此谈话兴致很高，一再留我多坐一会儿，并且说，我是他唯一能够谈得来的女朋友。

他说，我给你做一首诗吧，是个文字游戏，——限韵：溪、西、鸡、齐、啼；要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双），百、千、万；丈、尺、寸；禁止香艳。

诗曰：万古心源寸水溪，儒林七二将山西。九天灵曜双鸣凤，一剑霜寒五夜鸡。八表帝秦三户在，天经传汉百城齐。丈夫四十疆而仕，尺法千家解怨啼。

给他看最近出的一册《俞平伯旧体诗钞》，读到《遥夜闺思引》中的小序，乃道：读到这里，我又有不以为然处了。骈文的作法，是要高、古，像“不道”、“仆也”这种辞，是不能用的。此外，“孰树兰其曾敷，空闻求艾；逮褰裳而无

佩，却以还珠”，“兰”字平仄不对，易为“蕙”字方可读。当然俞氏也算是一位高手了，但决不是大家。

我说：如今早不是骈文时代了，哪里去找大家？毕竟强弩之末难穿鲁缟。先生以为是。

又读到其中所收的几首词。他说，词与诗不搭界，没有人二者兼能。写诗即不要去填词，恐以词坏了诗。我生平只填过一两首，就再也不去碰。“是不能为，还是不屑为？”“是不屑为吧。词的境界何如诗的境界？诗的气象可以阔大，词却只是轻柔。”“‘大江东去’也是轻柔吗？”“当然不是。可苏辛词离词境已经很远了。”“玉溪生的诗也气象阔大吗？”“他的好处只在工细。”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日前接梵澄先生信，云已住进阜城路的三〇四医院，拟作全面检查，因往探。但自复兴路立交桥转弯，一直骑至西直门大街，也未找到阜城路。几番询问，也无人知道三〇四医院在何方。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今日是人春以来最好的一天，真正是惠风和畅，红绿扶春了。

访梵澄先生。他委我代购《文心雕龙》，再帮他双钩《泰山金刚经》中的八个字。

到琉璃厂为他买书。

五月五日 星期六

访梵澄先生。

为他钩勒《泰山金刚经》上“波罗蜜多心经”几个字；请他为《密宗真言·序》添加一段话；把为他买的《文心雕龙义证》和为他抄的诗稿交接妥当。

转告老沈的话：三联准备出《密宗真言》一书。

最后请教他两个德语上的问题。

他说：“做你的朋友真不容易啊。”“为什么？”“必须随时能够回答你的问题，而且还得精通德语，随便你问什么，都能立刻答上来。”

梵澄先生说起，万人称谏之事，宁可不做；为一有识者讥的事，不可为。随即举了姚广孝的例子。

五月十六日 星期三

发稿。……

午后继续完成扫尾工作，然后与老沈一起访梵澄先生，谈《密宗真言》一书的出版。

六月十一日 星期一

下午给梵澄先生送去《周天集》校样。前番与老沈同去拜望，原是约定邀他和缪勒会见，在健力宝酒楼吃早茶的。但自那之后，老沈便把此事不再提起。今日先生却说：“这事不去管他，我倒真心要请你们两位在那里吃一次。”我一再说不必，最后说：“此系师出无名。”“就算联络友谊吧。”“已经有了友谊，还需要联络吗？”“那就增进友谊吧。”

六月十八日 星期一

到梵澄先生处取《周天集》校样。他说起对外国传教士要保持距离，——系指缪勒先生（今按：当日老沈组织我们几个编辑从他学德语，每周一次）。他说不想用他的赞助来出书（他译的《密宗真言》），因为这样做有失我们大国风度。对东西德统一问题他也表示担忧。“不过现在还关系不大，要二

十年以后再看。”

临别，他突然说：“你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什么意思？我没弄明白，就又重复问了一下：“我不知道自己吗？”“是的，你不知道你给别人的印象是怎样的。”“不知道，大概是傻乎乎的吧。”他却说：“可爱到这个地步，学问又做到这个地步，谁不喜欢呢？”

七月九日 星期一

下午访梵澄先生。他送我一册《薄伽梵歌》，一册《安慧〈三十唯识〉疏释》。他说本月十九号将赴张家界旅游，趁便在长沙将祖坟被盗事料理清楚。我也告诉他将有敦煌之行。“那么我们要好久才能见面了！”“哪儿会好久，顶多三四个星期。”“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比如这一次，至少隔了两个星期，就是四十五年啦。”

九月三日 星期一

陆灏来。带他往访梵澄先生，不遇。邻人言：一周前入院检查身体了。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访梵澄先生。

先生自湘西归来后，即入院，滞五十五日，上周方回寓所。今日看来，气色仍不错，精神也健旺。

得其两帧照片，一摄于印度，一摄于此间。

说起吴伟业与钱谦益，他说，我很同情梅村，也能理解他，只将他作一大诗人看便了，倒不必去论仕清之类。

提到下周是他的寿诞之日，则曰：向不过生日，不过是离死更近罢了，有什么值得庆贺。有多少人打听，至今秘而不宣，连最好的朋友也没有告诉。说到这里，想起什么，乃道：“你比最好的朋友还要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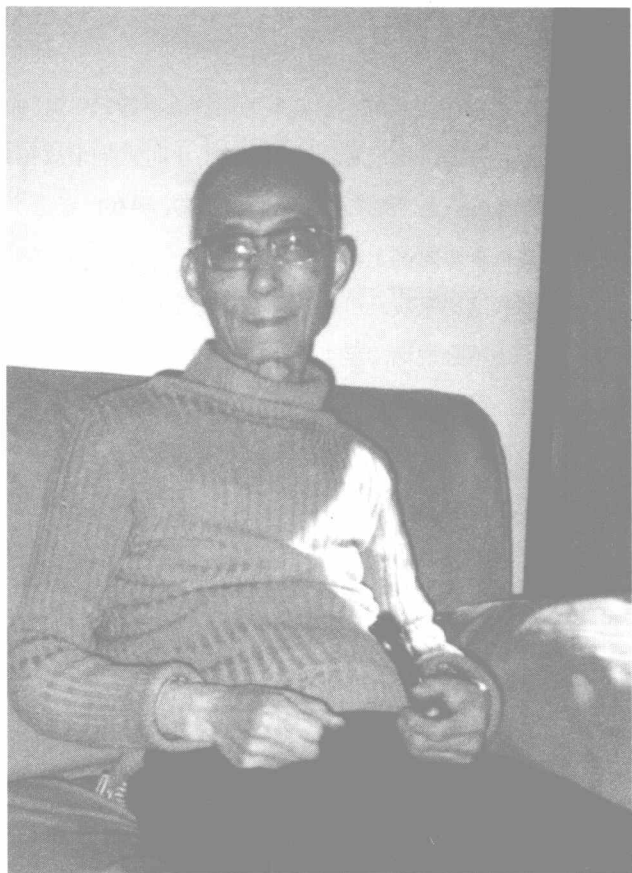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访梵澄先生。

先生素服王湘绮，今由《王闳运手批唐诗》又道及湘绮楼的许多轶事。他说，这部手批不是王的字迹，当由其学生所抄。王的手批本，他早年是读过的，且记得很熟，今日此本中不少调侃语被节去。



梵澄先生（摄于印度）



梵澄先生（摄于北京）

十二月三日 星期一

访梵澄先生。

问及前番信中提及的“爱娃”为何许人，答曰：对门的一个小姑娘。并说，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小时常抱来放在桌子上，有时放在膝上，常常尿湿了我的衣裳。现在已经七岁，上学了。她爸爸妈妈都上班，小姑娘下午三点钟放学，家里没人，就到我这里来玩，可有意思了。记得小时候，大概一岁左右吧，还不会说话，穿了姐姐穿破的一双鞋来找我，指着鞋前面的一个洞，“嗯、嗯”地向我告状。没有办法，我亲自跑到百货商店去给她买了一双。

问起请他给陆灏写字的事是否应允，他先笑了起来，拿起桌上的一张纸让我念：

易久

裘龄

石以铖

陆灏

尚武

石恬中

靳道峨  
孟嘉理  
易桐  
王导  
董丹  
石光动  
田新  
贺愚

我念了一遍，不解其意。于是要我再念，仍不明白。还要我念，这次方读出一句：一九九〇。于是接了下去：十一月六号上午十点钟请到我们家里，一同往到东单吃广东点心和鱼。

老先生也够诙谐！

他笑道：“是看了信中的‘陆灏’二字突然想起来的。”又告诉我，写字当然可以，可我现在没有笔，又没有墨，怎么办？于是赶快答应帮他去买。

说起最近又有三位老先生仙去：冯友兰、俞平伯、唐圭璋，道：若作盖棺论定的话，俞要高于冯。但又补充道：对

冯也是能够理解的。

冯早年与贺麟都在西洋哲学名著翻译会做事，那是国民党出资办的。贺晚年入党了。我问：您为什么不入党呢？答曰：“贺不甘寂寞，而我，甘于寂寞。”“三九年，从德国回来，到重庆，当时国民党办了一个干训团，我的一个好朋友蒋廷黻对我说：这个干训团一期只有两个月，你去参加一下，出来之后，我保证可以让你干个图书馆馆长。我说：即使只有一个月，出来后你能用金子为我打造一所房子，我也不想去。”“蒋还是不错的，挺够朋友。后来我去印度，他也是帮了忙的。后来他去台湾，办起了‘故宫’博物院。”

谈到蒋介石当年曾想见陈散原。陈时在庐山，乃对来人说：“蒋介石是什么人？”先生说：陈散原怎么会看得起蒋介石呢。我说：他不是也看不起袁世凯吗？先生称是。

由此提到蒋当年还想结识的一个人，是马一浮。先生说，马一浮的学问好，字写得好，诗也好。当年与一女子订亲，但未及迎娶，便逝去了。于是马终生不娶。当日生活很困窘，老丈人时或遣人送些钱款周济，马皆婉谢，即使悄悄放在抽屉里，一旦发现，立即退回。马也是看不起蒋的，但蒋对他还算仗义，四几年出逃时，交通乱成一团，蒋特地派了一艘专

轮将马一路送回。

又说当年到德国留学，家中有两种意见：二哥和父亲支持；大哥和母亲反对。最后当然还是去了。只是后来举家逃难到上海，大哥说什么也不同意再寄钱（当时家中的经济是由他掌握的）。而在德国本来有可能争取到一笔奖学金，但驻德公使注意到他与鲁迅通信往来密切，又在德国参加过几次什么会议（是左派学生主办的），于是被目为左派学生，终是未予通过。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四

往梵澄先生处。

记起金克木先生几年前说过的话，因问先生当年返国之时，是否也有去台湾的打算。答曰没有。因对国民党未存什么好印象。“至今还欠我半年薪水没发呢。”——那是到了印度之后。相比之下，觉得共产党要比国民党好，大陆也远比台湾稳定。

目前正在写王阳明学述。原是应《哲学研究》之约写一篇文章的，但摊子铺开来，就越作越长了。他说，湘人历来尊宋学，甚至毛亦不例外。见桌上有一部二十五史合编，诤

其能读如此细字，先生道，只因加意保护，所以至今视力很好（平生绝少看电影，电视根本不看）。

## 一九九一年

四月十三日 星期六

往编辑部。

访梵澄先生，他正忙着阅《苏鲁支语录》的校样。谈起此著的翻译经过，因说鲁迅先生办事极是爽快，而且非常负责，译稿是鲁迅推荐给郑振铎的，郑当时手中已有一部全部译好的稿子，却放过不用，接受了徐译，而那时，他才刚刚动笔，是译好一卷交出一卷，“这是鲁迅先生的面子吧”，先生说。当时他手边拮据，于是提出预支稿费，鲁迅因此在给郑的信中婉转提及（大概是写了一句“他可是有条件呀”）。后郑还对徐说：“你原本可直接对我说啊！”

归途中，突生灵感，回家写就一篇访问记，寄陆灏。

六月七日 星期五

夜雨。



访梵澄先生。几天前为他做饭的工友回家去收麦子，要三个星期后才回来，这些天只好自己举火，常吃的是面条，有时也买一只肉鸡来清炖，放上枸杞、党参、红枣、栗子、黄芪等中药。他说，过去凡离家，哥哥总要买一只乌骨鸡来如此清炖，以为饯行。后来想到，大概“乌”即取“青”之意，谐“亲”，是亲骨肉之谓吧，而那时要买乌骨的，便总能买到，会挑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月前先生曾有信来，云家中备有蛋糕，虽不甚佳，但尚可食。因匆匆登程，未及前往。当日已悟到此蛋糕非彼蛋糕，或另有所指。归来，志仁问起：社科院宗教所可有什么人邀请你去吃蛋糕？言下颇有疑色，今日先生乃道：前番蛋糕云云，是否会得其意？是我的几篇旧作，又不便明说，现请你拿去看看，能否用。遂携归两小捆（一篇一捆，是如贝叶般的小长纸条）。先生说，就像女儿回娘家，总要卷走点东西。

归途落雨，幸不大。

七月二十日 星期六

访梵澄先生（将誊抄后的稿子送交，请他再作删改）。

午间硬留饭，虽一再辞谢，只是不允，并道：“今天你若

不留下吃饭，以后就再也不要来了。”只好从命。

饭菜甚丰盛。前日对邻的詹大姐全家往西宁旅游，将冰箱中的存物都送到这里来了，有扒鸡、笋干炖肉、红烧腐竹、炒豇豆，还有一些煎花生米。主食为面条，煮得稀烂，未放油盐，放了三个酸极了的西红柿，面条盛入碗中，再洒以作料。炖肉极淡，腐竹有一股中药味，总之，饭菜皆不可口，而先生之情盛且挚，不断向我碗中夹肉，大约吃了有十余块。先生喝酒，我喝雪碧，一顿饭连做带吃不到一小时，饭菜皆剩余大半。

饭后又一再留我多坐一会儿，并希望常来，最好每周一次，来即共饭，他说，姚锡佩就比我大方得多。

一点十分辞出，往编辑部。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往编辑部。

往梵澄先生家送稿，先生家里终于装上了电话。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访徐梵澄先生，取合同，取稿件，临别时，硬塞我两块

月饼（八珍花粉）。

十月十六日 星期三

午间往梵澄先生家，送去《周天集》样书，他说刚接到稿费一千五百元，已存入银行，待过节时，给我提成五百元，自然谢绝，先生道：“再说，再说。”

说起与许广平的一些不愉快，他说，每次去见鲁迅，谈话时，许广平总是离开的，“我们谈的，她不懂。”关于抄稿子的事，他说：“原以为鲁迅有几个‘小喽罗’，没想到一个也没有，却是让许广平来抄，她便生气了。”又说到，“看了你们的第九期，有一页文字全部可删。”（即吕叔湘文中的最后部分）

一九九二年

一月十七日 星期五

大风一日。

午后访梵澄先生。

他说，第十二期《读书》很好看，我却不记得有些什么精采之文。先生道，从头至尾，都说得过去，第一篇李慎之

的，就很好。“您不是不喜欢□□□吗？”（李文是写□的）“对，我是不喜欢□□□，阿世，一贯的，在重庆时，就为蒋介石政府捧场，后来又为‘四人帮’？”“可他写了一本《□□□自序》，很诚恳地检讨。”“那更不必，要就不做，做了，又何必去检讨？总是不甘寂寞罢了。”

说起昨天恰好去看望贺麟。“他看去气色很好，也有精神，但只是在床上躺着。”先生写了一本谈王阳明哲学的书，他认为只能请贺先生为他看一看，提意见，但显然已不能，不免慨叹。“当初与鲁迅先生一起探讨学问，后来再没有这样的人了。”“那么，可说是举世无知音了？”先生点头叹息而已。

煮了两杯咖啡，虽然滚烫，我的一杯还是很快喝完，先生一再说道：“慢慢喝，慢慢喝。”又道：“有一种说法，是说哪个人能够把很烫的水一口喝下去，就一定会命苦的。”“那我就命苦。”“所以，要改变呀，做什么事都要从容不迫。”

谈起王羲之的字，说：“那真是书圣，他的十七帖，就第一个字‘十’，我临了一个月，也不能临得像，真是不可及。王献之就差得远，草书写得圆转很容易，所以看草书就要看它的点画，看打不动的地方。楷书则不然，楷书写得规矩，就容易板滞，就要看它打得动的方。”“我的字呢？”“你的字比

王羲之还好！”先生马上接口说道，然后大笑，遂又认真地说：“你的字可追你的本家赵松雪。”“赵松雪可不好，他的字，人讥为媚。”“他的媚却是从北魏而来。”“北魏是拙啊。”“对呀，但他去其棱角，不就是他的媚了吗？”

问及先生的先生尚有健在者否，答曰一个也无，犹记家乡一位私塾先生，文章做得很好，曾作文嘲骂何健，后何省长封了六百元送来，于是缄口。“文人这样好买呀！”先生笑起来，又说：“那时他打分，总是给我打110分，115分，也很可怪。”

四点钟辞出，往编辑部。

二月一日 星期六

访梵澄先生。

委我代买几册书，但事先写下的一张纸条找不见了，一边翻一边怨自己书籍信件的散乱，我说：“先生该请个秘书才是！”“这事却不好办！”“有什么不好办呢？”“做秘书必得某人，而某人正在做编辑，——正在三联书店做编辑，这事当然不好办了。”

交下一百元：买书，订《读书》杂志，并一再申明：他

从来没有接受过赠阅的杂志，先前在国外就没有，现在也决不算做。“中国的这种习惯太坏了！实在太不应该。”于是讲起德国的一位德索瓦。“他一个人办了一份艺术杂志，一办就是三十年，最后自己也成了一位美学家，大师级的美学家，并且到大学授课，我听他的课，是听不厌的，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他每次讲两节，九十分钟，中间有十分钟的休息，于是他对同学们说：我要提前五分钟下课，那么课间就改作五分钟，每次他都是非常准时的。”

已为《读书》写就四则《蓬屋说诗》，第五则刚刚开始，——写下了第一行。先生告诉我：“在国外有看不到中国资料的苦恼；在国内，又有看不到外国资料的苦恼。”“现在写这些东西，全是凭记忆，虽然明明脑子里记得很清楚，但到下笔时，还要找来原著核对才行啊。”

说起易实甫，先生说他的诗是能够独树一帜的，我道：“钱基博的《现代文学史》对他评价很高。”“钱立意高，所以写出来可以不得罪人。他是很会给人戴高帽子的，王湘绮就不同，他就敢说：陈石遗没读过唐以前诗。”

“前不久看了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怎么样呢？”“太少，选得太少。”“那是受时代所限，那时只能选‘反映劳动

人民疾苦的诗’。那么，注得还是很不错吧？”“当然，他是一个大内行。”

拿出两张临礼器碑的书法，是为一对姚氏姐妹写的。“这是应付俗人的，她们要大，你看，这两货船比沙发还大了。”我随即接口道：“那么当年给我写的呢？”“那当然是给雅人的。”

每次道别，都要说：“我认识了这样一位大妹……”今天又特别加了一句：“读了这么多书，知道这么多事。”“我认识先生太晚了，不然会有些长进的。”“现在已经很有长进了。”

往编辑部，将先生的订阅费（二十六元四角）交贾宝兰，并开了收条。

二月十九日 星期三

往梵澄先生家，送去《剑南诗稿》、稿费、海南咖啡，又将前次取到的《蓬屋说诗》交他再作修改。

谈了不少清末民初的掌故，从先生的乡贤说起，王闿运、王先谦，先生说，他都不佩服，还有叶德辉，都是劣绅一流，学问也算不得怎样好，皮锡瑞是好的，郑沅也有可说，郑被哈同招往上海，在他办的一所大学终老，又讲起王湘绮的一

桩佚事，——此前曾听先生讲过，却是记不太清，所以很有兴致再听一遍：湖南某县一个和尚犯了事，被枷号示众，于是托了人送礼，请王说情。这情却不大好说，——不是有些失身分吗？王便坐了轿去衙门访县太爷，县太爷自然是恭敬如仪，然后恭恭敬敬送客，走至被枷的和尚跟前，王说：“这个和尚，枷得好！枷得好！前些日子和他下棋，一个子儿也不肯让！”有了这话，县太爷还能不买帐？和尚得释。

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访梵澄先生，送去稿费和烟丝。看到《文汇报》上陆灏所写《徐梵澄》一文，先生说，是楼上邻居送来的。问观感如何，答曰：“文字是好的。”“是用我的文字来写我。”文章配有天呈所绘漫画头像，我说：“很像，对不对？”“当然像。”“画儿比文章好”，先生又笑道。

先生早是宠辱不惊，他说，有人赞扬我，我也并不感激；写文章骂我，我也不生气，这一切，皆于我无损。又举庄子“材与不材之间”的一段话说，若革命者，如康梁之辈，抱定革命的宗旨，自然是要求名的，否则没有号召力，若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则全不必刻意求名，只求“材与不材之间”可耳。



先生的学名为琥，谱名为诗荃，号季子（最小的一个孩子）。他说，我不喜欢这个琥字，家谱向上溯，可说是中山王之后，但中山王又分为两支，在南京一支，不附建文者，大多被杀。江西还有一支，先生一族，是江西支脉。张献忠时，屠戮甚酷，蜀中几乎赤地千里，于是两湖人前往填补空缺，江西人又来两湖填补空缺，先生一族便是此时迁湘。家道中产（土改时定为富农），先生这一辈，只有几个举人，土改后，他的大哥靠变卖家产及鬻字过活（房产也已作价充公），先生一九四五年去印度，就再也没有和家中联系（一九三八年长沙大火，先生家正遭此劫，顿成焦土。后由他的哥哥重建）。

说起日前到公园散步，买了一块钱的爆米花，很是有趣，——送与两位邻人各一大碗，自己又吃了不少，结果还剩下一大碗。他说，以前也是吃过的，那是小时候在雅礼中学（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的时候，圣诞前夕，教长（一位华侨）把学生们请到家中，就做爆米花吃。

硬要给我烟丝钱，我说那是在五百元之内的，先生说，你怎么不明白我的意思呢，——你我都是“穷措大”，送你这一笔钱，是希望能够有些周旋，能过得舒服。

这番心意怎么会不明白？但只能心领而绝不能受呵。

三月十六日 星期一

午后访梵澄先生，送去为他抄的诗稿，及代买的书。

请他无论如何要为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写一书评，先生说，目前正忙于《〈薄伽梵歌〉论》的校订，无暇及此。但这部书稿还没有找到出版单位，何必这样着急，又为什么不能放一放呢？先生将《诗·大雅·皇矣》中的一句话写在纸上，“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然后说道，夏与暇通假，革与亟通假，那么你就明白了，我做的事，就是“不长暇以亟”，做事情总要从从容容，而且，你不能强迫我写文章啊。

四月二日 星期四

继往梵澄先生处，按照事先约定，周国平三点钟到了，徐先生还记得，我第一次来，是周“带”来的，并且，同行者尚有杨丽华。

忆起旧事，先生说，很奇怪，在鲁迅先生逝世前不久，他突然对鲁迅先生说道：“我想见见郁达夫先生，不想说话，只是想见见。”鲁迅先生闻言，低头沉吟不语，许久许久，才抬起头，显出默许的神色。但还没有几天，鲁迅先生就去世了。

先生往万国殡仪馆吊唁，见到一位身着长袍的人，一眼望去，便断定，这一定是郁达夫，但怎样证实呢？很快，就在林语堂主编的《论语》还是《人间世》上看到了郁达夫的照片，果然就是那天见到的人。

先生说，印度人对中国人的压迫是无所不至的，我便问道：“那为什么还在那里留了这么多年啊？”“是‘母亲’（按即《周天集》的作者）不让我走，六〇年，我第一次提出要回来，就被极力挽留；过了几年，我再次提出，这一下惹得她大发脾气，所以一直待到了她逝世。”

五月七日 星期四

访梵澄先生，送去稿费与烟丝。他说，自从《读书周报》和《文汇报》发了那两篇文章之后，他添了不少麻烦，有人几次三番投书求见，也只好见，“我一直在北京，没有人写文章的时候，你不来见；现在文章出来了，你又觉得怎样了了不起，赶快来见！”先生颇以为不然地摇着头，仍是那一种名利于我如浮云的态度。我突然想到顾贞观《金缕曲》中的一句。就念了出来：“把空名料理传身后。”先生立刻接口道：“这是顾贞观的《金缕曲》。”然后一口气把前一首“季子平安否”

一句不差地背了下来。

又劝我一定要改一改性子急的毛病，“这样是要终于贫困的！凡事一定要从容做来，一定急不得。”

#### 六月四日 星期四

访梵澄先生，送去诗稿与烟丝。辞别之际，先生送到门外，说：“你要常来才好，最近我常感觉很空虚。”看先生一天到晚总有做不完的事情，似乎生活得很充实，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夜来一阵风风雨雨，温度一下子由三十四度降到二十一度，预报说，可得两日凉爽。

#### 七月六日 星期一

访梵澄先生，送去稿费和代购的咖啡。他说这一期（第八期）发的文章，经我们的删削，竟是去了芜杂，更显得干净了（其实是因为版面涨出六行字，不得已才删的）。又说，他的文章是有文气的，一种沉静之气。我连忙问：“那么我的呢？”“你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但已是不浮的了，现在好多文章都很浮。”又问觉得周作人的文字怎么样？却连连摇头：

“周作人，不谈，不谈，我从来不谈周作人。”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访梵澄先生。七月十五日至八月二日由人事部组织往烟台游览，便讲起此行经历种种，一行人年龄最高的是九十三岁的盛成，先生倒还算岁数小的，游刘公岛，一人独自登到顶上，下来后几乎失群，原来大家都只随意走走就离开了，走后清点人数，才发现少了一位徐先生……

说起近日在读鲁迅，不觉问先生道：“鲁迅先生怎么这样好骂？”先生说：“鲁迅先生待人太厚道了。”“那为什么……”“厚道是正，一遇到邪，未免就不能容，当然骂起来了。”又说：“随便给你举一个很小的小例吧，一次我看到鲁迅先生家中，——那时候在上海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到了这里，话就特别多，——先生坐在桌子边，一个保姆抱了海婴在一边玩，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地发议论，先生只是听，却突然很是严厉地哼了一下，我几乎吃了一惊，但仍然又说下去，一会儿保姆抱着海婴走了，我才低下声音问：‘先生，刚才是怎么一回事呀？’原来海婴在一边不断地咳咳嗽，是患了感冒，先生怕传染我啊。”

送我一册《苏鲁支语录》。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访梵澄先生，送去《广雅堂诗集》。委我办理《老子臆解》再版事宜，将前番写了一面诗的扇面又补了一面画，是重荷，并题曰“重荷者，重荷也”，问道：“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答曰：“该是不胜其负吧！”先生大笑起来，又说：“毛笔不好，本来花是应该用细笔勾出的，如果不满意，就等‘再版’吧。”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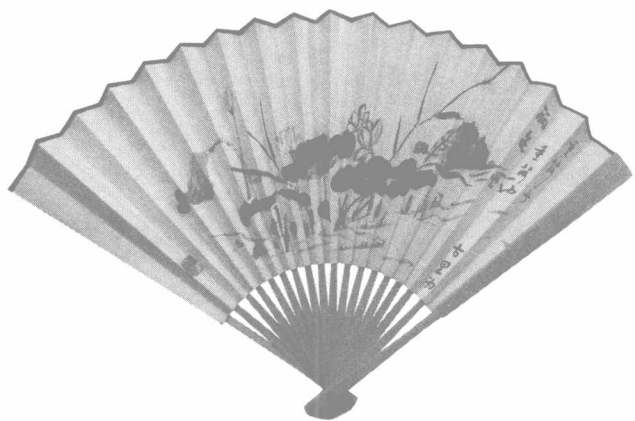
往中华书局，为梵澄先生送去再版合同。

十一月四日 星期三

午后访梵澄先生，提到贺麟先生谢世，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他沉吟半晌，然后摇摇头，又加了一句：“我有对他不起的地方。”问什么事，又不说，只说是在归国后的抗战期间。又道：“要我心里流出来、欲罢不能的时候，写下的才是好文字，若是外来的压力，就一定写不好。”“我是写了一幅挽联的。”于是检出一个纸条给我看，是：“立言已是功勋，著



梵澄先生书扇



梵澄先生画扇



作等身，寿登九秩引年，桃李心传阅三世；真际本无生死，风云守道，祚植五星开国，辉光灵气合千秋。”

“贺麟是有风云之气的。”“那么先生也是有的了？”“我可没有，我只有浩然之气。”“那鲁迅先生有。”“对，那是大大的风云之气。”随便聊了一会，不知怎么又聊到王湘绮，说起他的那一回“齐河夜雪”，我说：“王湘绮是有风云之气的。”“对，但‘齐河夜雪’一事，可见他‘风云守道’。”这一下又转到贺麟，“贺麟晚年入党了，我还开玩笑地写了一封信”，接着就背诵那封信的内容，但先生的乡音却不能字字句句听得明白，大略为：“甫闻入党，惊喜非常，当以吃香酥鸡、喝味美思酒为贺……”他说，我们聚在一起，常以吃香酥鸡、喝味美思酒为乐，“这自然是开玩笑了，这就是老朋友的好处。”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访梵澄先生，说起陆灏，他说，总觉得太可惜了，——人这样聪明，却没有好好攻一门专业，“人总该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可以留下的东西。”“那么先生认为自己可以传世的，是什么呢？”“《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可以算是

吧，此外《老子臆解》，有二十三处，发前人所未发，也算有些新东西。”

## 一九九三年

三月十五日 星期一

往编辑部。

午后访梵澄先生，送去《周天集》原稿、三袋海南咖啡。

他说，两位老朋友先后谢世，心里真不好过，为冯至先生送上的挽联是：硕德耆龄三千士化成文学声名扬异国，素心同步六十年交谊箴规切琢叹无人。

拿出《母亲的话》手稿，托我找人去抄，我一边接过，一边说：“子曰：‘有事，弟子服其劳’……”先生立即接过去说：“好嘛，‘有酒食，先生馔’，你快拿酒食来！教你办这么一点事，也要发牢骚吗！”两人都大笑起来。

先生说起自己的生活规律是四十八小时为一周期，今天八点多钟就疲倦得不行，必要早早入睡，而明日一直伏案至午夜，亦毫无倦意，第三天又回到八点就寝。但从不失眠。“照此说来，您的寿命也要是常人的一倍了！”

五月五日 星期三

访梵澄先生。

“陆王重温”仍在勘定中，计浹日可竟。

说起章士钊，先生说，他与章有世谊呢，——他的伯父与章交情很深，先生的堂兄法政大学毕业后，挂牌做律师，后因连举丧事，家贫无以为计，遂投书章士钊，章即为之疏通，做了省里的推事官。先生在重庆时，他的好朋友（蒋复聪？）几番拉他去拜见章。但先生想到三·一八惨案，想到鲁迅先生的痛骂，坚持不往。

忘记怎样就说到建文帝，哦，是提起陆灏寄赠刮脸刀，先生说，已经汇了款去，——此物是不可赠人的，昔朱元璋将剃刀、度牒包做一包，赐刘伯温，谓日后危急时打开，可脱难，后遇建文之难，便启封，剃度做了和尚。又说曾在云南见到一幅对联，即咏此一段史事的：

祖以僧而帝，孙以帝而僧，大业早开皇觉寺；  
君不死竟归，臣不归竟死，梵钟难听景阳楼。

建文之臣有做了和尚跑到云南的，帝也做了和尚，晚年潜归帝都，无人能识，帝谓一老太监：“你爱吃鹅肉，当年我故意扔到地上一块，要你拾起来吃了。”“哦哦哦！是是是！”

我说：“这一定是野史了。”

###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访梵澄先生，他说，附近开了几家很不错的饭馆，价亦不贵，一再留我共进午餐。想想事先未同小航讲好，还是改作下次吧，于是预定为本月之末。先生说，昨天方为友人作得一幅好画，觉得很畅快；《陆王哲学重温》也已寄去，是了却一桩心事，所以这几日不打算弄学问，要好好轻松一下，已经答应为对邻廖秋忠的女孩子刻一方印章，今即拟动手。

欲借“重温”原稿一读，先生说，你只能一卷一卷地拿去，稿子已分作四五卷儿，卷起放在书架下边，先生一边取一边说：“这是妹妹要看，没有办法，别人可不给看我的原稿！”

###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按照二十六日的约定，前往梵澄先生处，往新世纪餐厅共进午餐。先生戴一顶礼帽式的旧草帽（告诉我此七毛钱一

顶)，穿一件黄白色的绸衫，着一条灰色长裤，足登一双黑皮鞋，手提一根“文明棍”，望过去，真像是上一个世纪的人。先生说，当年在上海的时候，曾同一位外国朋友一起吃饭；事后这位朋友对人说：“他是一个贵族啊。”——“外国朋友”，即史沫特莱。

前番先生说，这些很不错的饭馆，两个人二十余元就可以了，我曾表示怀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今日不过四个菜（宫爆鸡丁、咕老肉、烧海参、麻婆豆腐），一瓶啤酒，就费去六十余元。走出门来，先生望望我，说道：“好像没有吃到什么东西嘛！”

前行不远，即团结湖公园，遂入园漫行一周，并时在湖边柳下小坐。先生说，他每日午后要到这里来走一圈，用四十分钟的时间。待要出园，又想到距园门不远尚有一方玫瑰圃，于是一起去看，却是已经全部凋谢，连残花也看不见几朵了，此时园中盛开的，只有月季和石榴。

先生说，他一生也没有匡世救国的心，不过求学问，求真理，一日不懈此志罢了。又引了鲁迅的那句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他说，他走的是自己的路。我欲问：“先生有信仰么？”却又顿住，我想，前言求学问，

求真理，不即“信仰”？——“信仰”，便在这永远的不懈的追求中，先生既不负匡世救国之志，又一生淡于名利，那么，全部的动力，只在于此了。

“先生记日记吗？”“记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去国之日，——登上去往印度的飞机之时。”“将来准备发表吗？”“不不不，也许不久以后就要把它付之一炬了。”先生说，日记全部用草书，文字极简，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得懂，而且，多是不记大事记小事，至于某日欠工友几个钱，也记下来，下次见面，可以记得归还。

那位屡屡提起为他删去《星花旧影》中违碍之辞的朋友，原来就是冯至先生，他说，删去的是精华，留存的，其实都是扯淡的文字，“八月二十五号，我们在一起长谈，谈尼采，谈德国哲学，非常精采，竟可说是数十年来最精采的一次，也许是回光返照吧，这也就成了最后一次。”

前番贺麟先生逝世，先生曾提及，他一生有一件事，对贺不起，问，又不说，今日却讲了出来。原来是在重庆的时候，蒋介石曾欲笼络一批留德派，于是蒋复聪来找到先生，欲将他引荐给陈布雷，先生坚决推辞，说你可以去找贺麟，彼时贺刚刚出版了那本介绍德国三位哲学家的小册子，陈大为

欣赏，于是蒋介石大笔一挥，批了一大笔资金，成立了一个学术委员会，由贺负责……先生打着手势说：“是我一手把他推上去的呀！”

先生的写字台上，放着一本《随笔》，原来是楼下的董乐山先生送来的，上面有他的一篇“说皇帝”，“董公这样不大好，不好随便发文章的，《随笔》品格比较低，比起《读书》，低了不止一品。”“前些年季羨林曾经指着金克木的一篇文章对我说：‘所谈何益！’可是前不久看到他自家做起文字来，仍是浮躁，甚无谓。”我说：“总是入世之人。”先生笑道：“你可以算作出世的。”

问起先生有没有出国的打算，答曰没有，“面子，架子，这两样不能不要，如果我去德国，还能够要人家提供钱吗？是应该我拿出钱来设立奖学金的，既不能，也就不去。”

先生说，他不信轮回，却信因果，因果，即缘也。与鲁迅，也是有缘，两人所读的书，多有相同者。先生叹服鲁迅的国学根柢，道他“学问深呵”。说他们虽一浙江，一湖南，地隔千里，但识见每每相合。又说与我亦可称有缘，所读之书，亦有多同。

从公园出来，到先生处取书包，又留我喝了一盏茶，辞

别已是午后三点钟，这是自与先生相识以来，晤谈最久的一天。

六月三十日 星期三

昨接梵澄先生电话，约我今天去吃鸡，答曰：去是一定要去的，但鸡不吃了。午后乃如约前往。

说起陈寅恪的诗，我说，总觉得一派悲慨愤懑之气，发为满纸牢骚。先生说，精神之形成，吸纳于外，以寅恪之祖、之父的生平遭际，以寅恪所生活的时代，不免悲苦、愤慨集于一身，而痛恨政治，世代虽变，但人性难变，所痛所恨之世态人情依然。寅恪不满于国民党，亦不满于共产党，也在情理之中。其诗作却大逊于乃父，缘其人手低，——未取法于魏晋，却入手于唐，又有观京剧等作，亦觉格低，幸而其学术能立，否则，仅凭诗，未足以立也。先生说，他与寅恪原是相熟的，并特别得其称赏。后来先生听说他作了《柳如是传》，很摇头，以后也没有再来往。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梵澄先生入院检查近一月，今晨打电话来，“报告”出院，



于是登门拜候。

检查结果，大体正常，只是前时患脚痛，原来是受腰椎神经压迫，经吃药、理疗，已愈。

九月十六日 星期四

今岁夏不热，秋热，立秋过了，处暑过了，白露过了，展眼已是八月朔，将及秋分，仍是暑热不退。庭院中的合欢，年年粉盈盈、袅袅婷婷开一长夏，今年却只绿叶婆娑，花香早殒，窗外的柿树，也觉果实寥寥。

访梵澄先生，送去《周天集续集》打印稿（由郝德华联络新华厂，价一百五十元照排完成）。先生新近购置一张硬木大写字台（九百元），安放在卧室对面的正中央，原来靠墙的一张床处理掉了。台子上铺一方画毡，可以比较舒心地写字作画了。说到午间要为家母做生日，先生立即拿出一盒花旗参，说是“送给你的母亲”。又说有人带给他一盒云南月饼，拣出一块，硬塞给我尝新。

想写一篇纪念冯至的文章，因此又讲述了一段往事，——四十年代在重庆，《苏鲁支语录》方出版，有一位名人在报纸上写文章，道某某处译错了，于是冯至站出来同他理论，

笔墨官司打了半年。时先生适在乡下，对此一无所知，待回到重庆，此已成陈案（以冯的胜利而结束）。先生感慨言道：“此即朋友之为朋友也。”便想到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抨击冯至的《杜甫传》，遂欲拿来做个题目。

十月八日 星期五

访梵澄先生，送去代购的《法言义疏》及代借的《李白与杜甫》。

为我倒了一杯“倒转咖啡”，他说这是德语的叫法，——平常都是多量的咖啡，少量的牛奶；而这是多量的牛奶，少量的咖啡。

商量编选一本《母亲的话》。“母亲”是室利阿罗频多的助手，后者办了修道院，后由“母亲”接过。“母亲”是贵族出身，名叫米拉（其实也还不是真名实姓），哥哥是阿尔及尔的总统。先生说：“她厉害得很啊！”——我在地板上睡觉，左肩着了风湿，胳膊抬不起来，到医院问诊，也没有效果，过不久，牙也疼起来。有一天早上，在院子里与“母亲”相遇，合掌打过招呼之后，各自走路，忽然“母亲”猛地一回头，瞪了我一眼，一道目光射过来，回去之后，牙也不痛了，臂也

不痛了，竟这样奇迹般地好了。“这目光是一种力，一种巨大的精神之力。”

临别，又塞给我一盒月饼，一个桔子。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陆灏来，同访梵澄先生。被先生硬留饭，——在团结湖左近的天天渔港共进午餐。四菜一汤：生菜鱼汤、菠萝鸡片、宫保鸡丁、银芽三丝、咸鱼肉饼（共费一百一十元）。饭罢辞别，陆则留下与先生继续盘桓。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往编辑部。

继访梵澄先生。

说起名利，先生说，我要是求名，早就入党了，刚回国的时候，贺麟就劝我，写个申请书入党吧，像你这样的，哪里找去呢。可我不。贺麟是风云守道，有风云之气，但仍守道；我是守道而已。

问他当年为什么要去印度。

“想好好学学梵文，精研佛教。”

“又为什么要研究佛教呢？”

“我要是不学佛，早被女人吃掉了。”

于是说起方自德国留学归来之际，颇多追求者，且攻势都特别厉害，先生一来对这种攻势受不了，二来更想好好做学问，所以避之唯恐不及。

“那么就一生不动情么？”

“这要问我自己了，在印度的时候，曾见到一个法国姑娘，秣纤得中，修短合度，觉得很可爱，如果说动情，这就是动情了吧，有一天走在院子里，仿佛觉得‘母亲’回过头来对我说：‘你的一点心事就这样排遣不掉吗？’心中悚然一惊，从此就一下子排遣掉了，再也没有什么想法。以后才知道了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她和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同居了，回国前不久，我曾经到‘母亲’花钱建的一个新城去走了一走，经过她住的一个竹楼，她远远看见我，立刻把我让进屋，又吃了午饭，还在竹楼里午休。看见她在铁笼子养了好多猩猩，一只猩猩病了，还给它打针吃药，便很不喜欢，这是玩物丧志。”“‘母亲’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我能够把室利阿罗频多那样精深的《人生论》翻出来，没有精神力量支撑是不行的。”“我觉得这样很好，我对走过的人生道路一点儿也不后悔。”

写了《诗经》中的一句递给先生：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先生说：“是的嘞，是这样的。”

十二月三日 星期五

又记起梵澄先生那日说起的与鲁迅先生的交往：鲁迅先生在内山书店，总是坐在一个火盆旁边，有一次我去，看见桌上摆着一碟很漂亮的日本糖，做得非常精致，一颗一颗，像水晶一样，就放在嘴里一颗，但不过是糖而已，——只是甜，再没有别的，便吐出来，丢进火盆，先生于是一声不响，拿起火钳，把糖夹出来，我很不好意思，连忙说：“我的牙不好，不能吃甜的。”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访梵澄先生，送去为他抄竟的诗稿及代购的书。

持了一册《楹栢楼读书记》，初心只是让先生看一眼就收回的，也并不说明是谁写的书，但他一翻开目录就说：“这好多文章是看过的呀！”又道：“多少钱一本？”看了定价就要一起加在今天的书账上，忙说：“这不是为您买的，这里面的文章您也不会去看。”“我要看的，那么就是赠送，要签名

啊！”说着就到写作间去拿笔，我连连摇手说：“字是一定不能写的，绝对不能！”于是引了钟会怀了《四本论》送嵇康的故事，还没讲完，先生就笑起来：“对，应该远远丢了进来。”也就没再勉强。

我说，看了这书，才觉得以前太芜杂了，以后想专心文史。说起“文”，先生说：“有个诀窍，——写白话要如同写文言，这样就精练得多；写文言要如同写白话，这样就平易得多。”“我以为你还有个事情可以做，——把《老子臆解》作个笺注。”于是抽出《臆解》来，随便翻到哪一页，就指着其中的某句话问我，典出何处，有的答得出，有的答不出，有的觉得很熟，却一时记不起，先生说：“可见是要作笺注的了！不必急，可以慢慢做起来。”“你如果能不用别的书参考就都解出来，可真是算第一了。”惭愧！我离这个第一还远着呢，其实这本书我还是当真好好读过的。

一九九四年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往编辑部。

为梵澄先生送去《渔洋山人精华训纂录》及《海国四说》。到徐宅已将及九点，不意先生刚刚起床，他说近来是几十年中最忙的一段，为鲁迅先生的藏画目录累得寝食不安，昨晚一直到两点犹不能入睡，于是起来躺到沙发上看《读书》，至凌晨四点，方上床就寝。这几日又在忙《五十奥义书》重印本的校对，十天看了不到一半，而只有八天的时间就要交稿了。先生说，这一次又想到我当年提出的意见，即应将译者以为不雅的部分照译出来，而不必删去。“我重新读了一遍原著，认为还是删得对，实在是太不堪了，没有必要译出来。”“这是哲学啊，应该让读者看到它的原貌。”“这不是哲学，哲学是高尚的东西，把最低下的与最高尚的攀缘在一起，正是李义山说的‘花下晒裨’，‘在丈人文母面前唱艳曲’。”那么密宗呢？“密宗就是这一点不好，利用最野蛮最原始的东西，去讲出一番道理。”

先生说，在这样紧张的时候，却又另有一件烦事，所里的一位七月份要到希腊参加一个国际佛学会议，拿来讲稿，长长的一篇，要先生帮助修改。“这个人的英文水平充其量只有高中一年级，又要搞巴利文、梵文，所以我做这件事真是不易，难就难在文章根本不通，做不了的学问就不要去做，还

偏要做，又这样的屈尊……”先生一个劲儿摇头，大约“屈尊”是文雅的说法，恐怕言谈举止是很有些卑下了。“我这一生都没有做过这种屈尊的事。我们的国家也真有意思，能派这样的宝贝出国。”先生说，这些话本来懒得去讲，只是心中不快，看见我了，忍不住发泄一下。

###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访梵澄先生，此前先生特嘱我带了纸笔，到后乃将一至三卷诗抄错之处，一一改定，先生先告诉我几种校改的古式，我却一点儿不知道，先生便抚掌大笑，十分得意。他说，你抄得实在是好，我要给你一笔“润笔”，但你如果再用来给我买奶粉、烟叶乱七八糟的，我就不给。我说：“如果给我的话，我一定还要去买烟叶的。”

谈到王荆公，先生说，司马光说他贤而悻，真是一点不错。苏东坡有一个上皇帝的万言书，他也就照样来一个，一点不少，此所谓拗也。他的诗的确作得好，有一首诗，还是和别人的，写得真好。“已无船舫犹闻笛，远有楼台只见灯”，试想想，这是怎样的情景？又有“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风吹水雪崩腾”，这一个水字就有多么妙！他人只想到“海”字，



想到“浪”字，而这一个“水”字，便是只有荆公想得到。

又从鲁迅、鲁迅博物馆，说到周作人，他本来说，对周作人我一个字也不说，但仍然说了，原来是极看不起，又道，那一枪实在是打错了（他说那一枪是爱国人士打的）。没有那一枪，周末必就出任伪职；打了这一枪，又没有打死，反而使他起了反感。

从早饭对门送来的四个汤圆，又忆起家乡风味，长沙柳德坊汤圆店，做得极好的汤圆，把糯米加了水，磨成浆，上面加盖两层布，布上加灶灰，灶灰便将水分吸干，然后裹馅，做起蚕茧大小的汤圆，一碗六个，六个铜板，汤圆浸在水里，水却是清的，可以称作神品了，再也没有哪里能够做得出。

春节无事，戏作打油，题为《寓楼八景》，当下看过，却不能记住，只记得先生最得意的一句：“乾坤四鸟笼。”又有“台湾仍国学，日本即园工。”自然少不得有董先生一笔，总之，一句刻画一个寓楼中人物，结束之“关节美来鸿”，注道：“关大姐佳节从美国来信问大家好。”讲到这里，先生大笑，说，此之为不通，而又不通得好。又说作诗有人魔道的，举了一个宋人的例，举了一个王思任的例。

又取第四卷诗稿来抄。

留饭，坚辞，——因编辑部已约了丁聪夫妇来吃饭。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往编辑部，阅来稿。

午后访梵澄先生，取得“蓬屋说诗”数则。

五月五日 星期四

往编辑部。

访梵澄先生，他说《读书》比过去好看了，第四期前面的一组文章都很好，但是不要过多地怀旧，还是要立足于将来。还说，我最不喜欢《红楼梦》！它能够给人什么积极的东西呢？

对此，我极力表示反对。

先生说，读通王阳明，可以受用一生了。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午间往梵澄先生处饯约，——在团结湖的一家烤鸭店午饭。肉片炒柿子椒、红烧海参、香菇玉兰片，一大盘香酥鸡，并一份砂锅丸子。梵澄先生身着一袭月白色绸衫，长将及膝，

戴一顶白礼帽，手提拐杖，惹得人人注目。

饭后又回到徐府小坐。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访董乐山先生，取《边缘人语》稿，他鼓励我把英语学下去，并且说，也不必“好好”学，只作半消遣、半学习，就可以了。

继访梵澄先生，他说这几日天热，多半时间都用来写字了，大概也还不废吟咏，——写字间的墙壁上就贴了一张新写的字，录近作一首。

近有乡人送他一盒君山银针，木制锦盒为外奩，内又两只小木盒，标价二百八十五元。先生说，在湘卖十块钱一杯。又说，像你这种饮茶法，是不能品这种茶的。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访梵澄先生，送去抄好的诗稿，然后帮他打格子。他说：“以后我再给人写字，就请你来打格子。”赶快连连摇头，说：“不干，不干，这活儿太枯燥了！”先生于是想起一个故事：在印度的时候，也是为人家写字作画，不是用纸，是用丝绢，

裁丝绢的办法，是轻轻挑开一条线，然后沿着这条细细的缝，用快剪剪开，我请一位绣花女帮忙，她剪得非常好。这以后，和她也就没有什么来往。过了十几年，又和她相遇，正好也是要作画，于是再请她帮忙，但她挑开丝线以后，剪子剪下去，却是斜的，我眼看着一点点斜下去，一句话也没说，她还是那么认真，但是眼力不行了。“那这块绢不是就浪费了吗？”“后来我又另外找地方，把它修补好了。”

先生近日常常作画，画了六幅荷塘水鸟，有夏景，有秋景，画好一幅，就在靠墙立着的大床板上推敲，欣赏。画了新的，再把旧的摘下来。

九月十五日 星期四

往梵澄先生处取稿（“秋风怀故人——悼冯至”），给郝德华的字也写好了。一共写了四张，检得一张；又一幅楷书赠我。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往梵澄先生处，议定编集事。过董（乐山），请他签合同。

一九九五年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往梵澄先生家，行至六号楼前面的小路，正与先生相遇，他说要到银行取工资，于是同行。再一起回来，将陆灏买的《八代诗选》和《明诗综》交付。

先生说他现在正在读马一浮的蠲戏斋诗。蠲，去除；戏，佛经所谓戏语。马一浮曾与汤尔和的女儿订婚，但她不幸早亡，马于是终身不娶。汤很看重这位“望门女婿”，知他生计并不宽裕，便时常送钱来，但马坚拒不受，即使悄悄放在桌子上或抽屉里，马发现后立即追还。抗战后，马不得已跑来跑去，最后到重庆，办了一个复性书院。开学时，有二十来个学生，学期中，剩下一半，学期末，一个也不剩了。

先生说，马一浮的诗，写得好的，真好，追攀唐宋，是诗之正。但更有大量古怪的，大段大段生搬三玄（老、庄、易），佛经上的，也照样剥捉来，是生了“禅病”。并拿了一册，一一指点我看。

以近著《陆王学述》持赠。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给梵澄先生送去《陆王学述》的稿费（三千六百四十二元）。先生说，以前我每一本书出版，照例所里要提成的，这本书得给三个人提成：赵、陆，还有杨晓敏，并当场要我拿走。我说哪里有这种规矩？坚辞不受。

五月五日 星期五

两点半钟按照约定往梵澄先生处，但三点钟陆灏才到。先生拿出一个万寿无疆的杯子为我沏茶，然后说：清朝荷兰进贡，有一件又高大又精巧的玩艺儿，自然是钟了，到点，就有四个小人抬出万寿无疆四个字，和珅看了，连说不行，理由是，西洋的东西那么精巧，中国人修不了，万一哪个零件坏了，抬出万寿无，疆字出不来，可怎么得了！于是就给退回去了。

到谢兴尧先生家取回书稿，然后同陆一起访董乐山先生，送上书趣文从一套。继返徐府，先生请饭，在团结湖公园附近的京港餐厅，号称川鲁粤风味，又有涮羊肉、窝头、云豆卷、豌豆黄，几乎无所不包。点了海参锅巴、辣子鸡丁、糖

醋排骨、烧蹄筋、砂锅豆腐。席间先生一再对陆灏说：应该到国外去留学！陆说对美国没兴趣，倒是英国还有吸引力，“那么就到伦敦！一定去！这是此趟你到北京我的唯一劝告！”说着，一扬手，把酒杯都碰翻了。

刘文典，自号二云士（云烟、云腿），在哪里看到冯友兰的一副对子，说：“写得好！不是读了一担书如何写得出来！”云南的土司聘他做教席，一应例有之聘礼外，还要有云上。土司说，有个内家侄儿跟着一起旁听行不行啊？刘连说：不行不行！授《庄子》。后土司对人说：“我原以为刘先生和旁人一样也是有眼睛有鼻子的一个人，却是不然！”

“初回国的時候，贺麟对我说：多参加会，在会上多发言，然后写入党申请书，一切解决了。”“结果呢？”“结果我就是按照我的方式生活，挺好。”

“我问起冯至、贺麟在文化大革命时的经历，他们都不说。我说：你们去干校，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锻炼一下筋骨，没有什么特别的苦呀。直到最近看了巫宁坤写的《一滴血》，才明白一点儿那时候的情景。”

饭后将先生送回家，小坐之后，辞出。

六月一日 星期四

午后访梵澄先生，送去托冯统一代购的烟丝（二百九十五元一盒）。先生说：“我没有请你买烟丝呀。”当时还是照收了，待清账之后，才打开靠窗的柜子，拿出一个花纸包，“看看这是什么？”里边是一个花纸匣，纸匣里边是好几盒烟丝！又拿出一个六角形的纸筒，打开来，又是塑料袋封着的烟丝！一盒可以抽三个月，这里大约有七八盒的量，至少可以抽两年了。

说起季羨林发在第五期上的信，他说，以季的身分，何苦要作这一番说话？这是很失身分的事。看了这篇东西，我对他的敬意全没有了。桌上有一本《边缘人语》，下署“晚董乐山敬赠”，先生说：“为什么题一个晚字？——从年辈、从学问，都不该这么论。”

六月十九日 星期一

往编辑部。

沈建中来，欲拍摄一部当代学术老人摄影集，为他联系了徐梵澄、周一良两位先生，梵澄先生说：“见面可以，但我不想做当代学术老人。”



八月四日 星期五

访梵澄先生，送去休谟的《人性论》。

说起找“工友”的种种麻烦，我说：“干脆找个老伴吧，最省事了。”先生一边笑，一边说：“呸呸呸。”“那么以后您不能自理了怎么办呢？”“那就住到医院去。”

将辞之际，说了一句：“还要到编辑部。”先生说：“坐下，坐下，且不忙‘到部视事’。”又说这“视”和“观”不同，视乃就职治事，王安石为某人作墓志铭，书“公不甚读书”；旁一人曰：“这样写不合适吧？他可是状元呀。”于是王大笔一挥，改作“不甚视书”，一切就都解决了。

十月九日 星期一

午后访梵澄先生，送去熊十力的《体用论》。他说病了半个月，大约是因为在团结湖散步时在石凳上落坐，受了凉，归来即闹肚子，今天才算一切恢复正常。

谈诗，谈诗人。有一组以“春江花月夜”为题的诗，杨度之兄（《草堂之灵》的作者）所作，其中一联极妙，——隔水隔花非隔夜，分身分影不分光。先生说：“现在可还有人能

做出这样的诗么？”谓当代诗至柳亚子、郭沫若止，自郃以下，不成诗也。

说《脂麻通鉴》。——“我一篇一篇从头到尾看了，以文章论，可以当得一个‘清’字，不过，若以‘沉雄’论，就大不足了。”“可以照这样子接着做下去，可论的，还多得很啊。”

说起前不久沪上那位沈姓摄影师来访，后曾投书一封，抬头云：“徐公梵澄先生。”“古今可有这样的称谓？此君可以去给人写墓碑。”

十一月十日 星期五

访梵澄先生，送去“写卷小楷”两支、兴隆咖啡一包。先生说，《脂麻通鉴》大可作续篇，如项羽鸿门宴因何不斩刘邦，项羽为什么火烧咸阳，霍光废昌邑王，皆可大做文章。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访梵澄先生，送去钱君匋编《李叔同》。

先生手里举了一封信，说，还没来得及写完呢。信上抄了一首诗：

书项王庙壁

三章既沛秦川雨，入关又纵阿房炬。  
汉王真龙项王虎，玉玦三提王不语。  
鼎上杯羹叶翁姥，项王真龙汉王鼠。  
垓下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  
真龙亦鼠虎上鼠。

（王象春，字季木，济南新城人，万历庚戌进士）

一九九六年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午后访梵澄先生，送去《中国音韵学》、《诗品集注》。他正在那里发愁，说工友二十五号就要回家过节，找不到人做饭了，已经备下许多面条。

又说起《脂麻通鉴》可以继续写，由许多前人不及的细微处可作文章，如鸿门宴项羽何以不杀刘邦？原是不曾把刘邦放在眼里，根本的目的是要借刘邦之手杀曹无伤。又，黄石老人为什么与张良一约再约？不了解国民党统治下盯梢的

险恶，就不能解当日的秦网如织，约在凌晨，是因为天尚未明，自然安全，约在五天以后，则因事过三天，不起波澜，大抵已是安全，五天，便更保险了。

携归一册室利阿罗频多的《瑜伽基础》，拟收入新万有文库。

### 三月一日 星期五

访梵澄先生，先生将所阅评辞源稿交付，其后附了两页意见，颇多勉励之辞。临行以新版《五十奥义书》持赠。

###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依陆灏之约，往访梵澄先生。途经路口的中国书店，——翻修毕，方开业，九折售书，得《燕文化研究论文集》、《国风集说》等。

陆灏已先到，往北里对面烤鸭店午餐，仍是梵澄先生做东。饭毕，先生说：“怎么好像什么也没吃呀？”其实饭菜挺丰盛的：京酱肉丝、宫保鸡丁、糖醋里脊、铁板烧鱿鱼、白菜豆腐汤。

四月四日 星期四

午后访梵澄先生，取回“小戎”。

### 附记一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我往社科院文学所报到，从此一心追随遇安师钻研名物，与《读书》的作者差不多都断了联系，同梵澄先生的交往自然也变得很少。以后的几次造访，都是为了《蓬屋诗存》的印行事宜。——《诗存》的原稿是写在一叶一叶对折的白纸上，先生嘱我另外用毛笔誊抄于荣宝斋制作的八行笺。每次领得十数叶，抄好后连同原稿一并缴还，复领取新的一批。如是陆续抄录了不短的时间。九六年春，先生意欲将之自费付梓，嘱我联系出版单位。我于是转托陆灏兄，他爽快应承下来。然而此在当日却并非易事：旧体诗，繁体、竖排，宣纸、线装，一百册的印数，每一项都要费些周折，因此未免迁延日久，不能如先生所期许的年内问世。先生一向做事从容，这一回便也有点耐不住性子。不过最后诗集总算是印了出来。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一）日记：晚间接到姜丽蓉电话，说是从梵澄先生的通讯录中查到电话号码，因以“徐先生病危”相告。遂赶往协和医院。先生已处于抢救状态，失去意识，只有吐气之功而无呼气之力。从云南来的侄女在一旁守候。医生说“只是时间问题”。一会儿宗教所的人来了，两人便开始讨论身后安排。遂退出。

我印象中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先生身体还好的时候，那一天我从院里出来，当门一辆黑色的卧车，先生恰才侧身落座，一眼看到我，连忙要下来，我于是赶上前请他坐好。匆忙中来不及多说什么，先生叮嘱道“你还是要常来看我呵”，算是作别。后来屡屡忆及这一幕，我想，要说永诀，这一次竟是了。

## 附记二

《读书》十年，与梵澄先生的通信往还不算多，今手边所存不过十余通，以下所录即为其中的七通，或可与日记所述相发明。

丽仄大妹：

接昨日（二十八）信，知大驾将有四川之行。问可否本周来相见？

商务所限交出校样之期已到，正去信请其倩人来取。此事至昨日始告段落。

Saiouanola 之稿细研一过，结论以为不宜贵刊。

于是开其冷藏之库，发现大蛋糕尚有多枚，大可供其一吃者。但从容品味则可，若行色匆匆，则不宜大吃，恐其难于消化也。为大妹之故，切去一角无妨。——然则请来拣择。

来时请往“春明点心店”购海南岛咖啡粉一袋（六元），该店在同仁医院斜对面，在大明眼镜店同一边，前走五分钟即到。则大驾来时有新煮之咖啡可饮，并吃蛋糕。即复，并颂

撰祺

澄上

四月二十九日，九一年

二

丽疋大妹：

近来彗星撞击木星，不知大妹无恙否？

盛夏炎焔，与日竞走；明星动止，时撩杞忧，唯愿勉自颐阿，端居静摄。抄书日课百纸，啖瓜姑限一车，亦养生之要诀矣。寓中耳根多扰，然心意颇闻。细校诸经，塞文充斥，所研颇狭，工程殊远。必不赖书画之债，亦权取拖延之策。过此八日，将是立秋，天气稍凉，百堵皆作。则大驾单车贵临甚善。尚复并祝  
多福

澄上

七月卅一日

一九九四年

三

丽疋大妹：



昨日相见知从中州归来，虽仆仆风尘，而健康转复，甚以为慰。

遵示将唯识文字细校一过，亦无甚可说。今挂号寄上。

致书陆君时，请代致谢意。久不饮咖啡，求之不可得。忽于十二小时之内，得自两处，天诱其衷，有如是哉！

编拙稿成集，细思只合分成三汇。属“精神哲学”者一，则《薄伽梵歌·序》等皆收。属“艺术”者一，则论书画者收之，当待大量补充。属“文学”者一，则自诨之俚句，及所译文言诗，并诗说者属之。犹待大量补充，将来合为三小册子。此大要也。《星花旧影》之类，则属“轻文”，或从略，或再加拣择，或再有所撰，缀成一小集，皆将来之事。体例一定，则编次可以无讥。要之请不必急急。尚此。即祝  
撰祺

澄上

十一月廿四日

#### 四

丽正大妹：

秋气已凉，柳叶未落，蝉声犹曳，明漪静波，时杖策公园，会意时景。然亦深念大妹，久息音闻。不知近况何如矣。想《通鉴》一出，意致颇复飞扬。愚意尚有汉代三国极佳题材，未入史评也。但汉文彩已高，读之惊魂动魄，倘再加评述，难于逾越马、班，或者有《续通鉴》之作乎？

近来贱躯无恙，暖气已来二日矣。暖气未到，曾微患喷嚏，缓缓遂已痊愈。但近来工作效率稍减。而咖啡粉告罄，附近遍处购求未得。倘大驾下次枉过，仍乞依旧往某店购之。或海南产，或云南产，皆远胜速溶之西品。尚欲得麻杆小字笔二支，则前番已面托者。——单车缓驶，绕道不远，则所搅不多，而益我已厚矣。

第十期杂志已到，知拙文尚无错字。“此又君之功也”，感谢无既。

尚此奉候，并解未勤致信之面责。想释然矣。即颂  
编祺

澄上

十一月八日，一九九五年

## 五

丽足大妹：

下次相见时，有此数事当了：

1) 文汇报之“读书周报”及“特刊”，一九九六年全年订费，请算好见示，即当付清请转致。又一九九六年《读书》订费五十四元，当付。

2) 还奉欠置书款十九元。

3) 昨日已有新版《五十奥义书》送来。因如约当奉赠一本，并代陆灏君收转一本。必妥善暂存，以免被夺去。

4) 校样已看完（水按：此指小文《评〈辞源〉插图》）。仍盼大妹稍加修改。愚实未将原稿改动一字。意此将使《辞源》销售大减，但学术真理，如何可昧？已录存数纸所见，别供大妹参考。

亥年立春已过，北方仍乏雨雪。所可忧者方大。虽然，无妨乐度春节。即颂

文祺

澄上

二月九日，一九九六年

（附）

丽疋大妹：

此次示下校样，颇感苍凉，不留心此学逾一甲子矣。对此竟如隔世，应当重新从头再学。手边亦无一本可参考之书，于《辞源》所载及批评之说，皆只能唯唯而已。但近年出土之宝藏法物实多，端赖专家善研究之。忆当年考古新学入华，有一学者名李济。所造似不深，而李氏又因离开大陆，亦不得志于台湾，闻大陆之发现，弥叹其欠缺“田野工作”，不及见也。赍志而没。窃叹于今振兴考古学，人才与经费俱缺，其事难能。而古物之出土，遭损毁者亦巨，可复慨哉！兹录微见数点，供大妹参考。此亦不可耽执之学，养成癖好，极难解除，如马翥叟所讥曰“骨董市谈”，则亦无甚意义矣。必国富民康，然后可有人才蔚起，奠定斯学，发扬光辉。所冀为期不远。——顺便书数字。澄白。

## 六

丽足大妹惠览：

春光初透，继以甘霖，亢旱缓解，千家相庆。近想起居胜常，至以为祝。前谈及拙稿出版事，知重印《母亲的话》及《瑜伽的基础》二小册子，皆已定妥。只待校样，甚以为慰。诗集姑定名曰《蓬屋诗存》。倘尊意有较佳之题，告知自当采纳。因思在北京出版，或较上海为优。当此物价飞涨之时，似难强出版社以所难，旧体诗少人过问，兹书必难畅销。无已，兹思得一策。凡用繁体字，直行排，不用标点，能线装则用国产佳纸。由作者看校样三过，以及签约（合同），收版税或稿费等，并赠样书若干册，一皆如寻常他书。但在出版之初，由作者先付补贴，以免出版社亏损。数目或不至太多。若全由作者出版，则亦力有所不能。且不得书号，无由出售，则求之者不得。此中委曲，大妹知之甚详。故甚盼鼎力成此一事。盼能请贵杂志主编沈先生指示一二。其次陆君若来北京，当于上海出版界事较熟，可以商量，总

期得一妥善结果，使此书今年可以问世。

上海林在勇君有本月十七日来信，仍是索稿。兹无以应命，遂亦尚未复，有暇致书上海时，请代致此一消息，并附问候。

以情事度之，今年暑假必出游，或者黄山，或者他处。惟是一时尚不能决定。似之依乎因缘凑泊耳。

尊文大谈古器物者，付印前愿再读校样一遍，虽知无益高深，或犹可贡愚者之一得。尚此。诸惟保重健康为上。即颂

文祺

徐梵澄上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晨

## 七

丽丕大妹惠览：

岁星周转，又入新春，侧闻一年之间，研究之结果丰富，深可庆喜。芳菲腾上，辉耀声香，及此韶光，遂增述作，尤可为新年贺者也。拙稿印刷，未知迪安进行何如矣。

友人就已订本观之，谓天地头尚当延长，则可分两本而长，似较大方，免簿书之气。此议可采。商务馆昨寄到鄙人之逸文一篇，将来待大妹发落。目前欲稍结集前作，亦未能匆匆作结论，故尚不能悠然闲放，而假期又颇虚度矣。有暇驾临鄙寓一叙，多事尚有待于玉麈一挥，时深盼望。冬寒稍减，调摄为劳。聊驰寸笺，敬颂  
福安

澄上

一九九八年一月三十日





# 吉光片羽

陆 灏



人的记忆，是可由训练而增强的。若神志清明，将心思集中在忘掉了而想记起的事上，往往可以记起，许多印象，保存在潜意识中，如同摄制成的影片储在仓库里。久后将其取出，有些或已模糊，有些可能是非常清晰。

这是徐梵澄先生回忆鲁迅的名文《星花旧影》开头的文字。

今年二月，扬之水在电话中告诉我徐先生住院病危的消息后，我就开始努力回忆与先生交往近十年的点滴。先生的学问，我不得其万一，虽然也读过他的译著《五十奥义书》、《苏鲁支语录》、《薄伽梵歌》等，还为先生编过一本《陆王学述》，但还是不能也不敢妄置一词。而与先生的交往，近十年来见面的次数也不过十次，不能说对先生有很深的了解，如果由扬之水来回忆的话，一定比我更丰富。然先生于我，关怀备至，教诲谆谆。所以，“于情于理或说于恩于义，我皆应说出一点往事，以表寸心之不忘”。

到了真要写文章的时候，却发现许多记忆已经模糊。靠着日记和先生给我的信札，又请扬之水帮我一起回忆，才慢慢捡拾起记忆的碎片。而且，我知道，以我的阅历功力，拼

出的文章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星花旧影》的神韵的。好在也没有人这样要求我。先生对我的教言，在先生来说，只是吉光片羽，然于我已弥足珍贵，且受益终身。我的这篇回忆文章除了表示“寸心之不忘”，更是想让先生的言语风范永留世间，昭示后人。所以文中多引先生的话，其目的也在此。

一

第一次由扬之水陪同去团结湖拜访先生，是在一九九〇年九月三日。

敲了半天门，没有应答。邻居告诉我们，徐先生一周前住院了。我随后就回上海了，所以这一次，没有见到先生，只是听扬之水说了不少先生的事。

先生出院后，让扬之水去他家，给她看一张纸，上面写着：

易久

裘龄

石以钺

陆灏

尚武

石恬中

靳道峨

孟嘉理

易桐

王导

董丹

室光动

田新

贺愚

乍看都是些人名，扬之水不知其义。先生让她再读。读到第三遍，方才明白，原来是“一九九〇十一月六号上午十点钟请到我们家里一同往到东单食广东点心和鱼”。先生说是看了陆灏的名字后拟出的一段游戏文字。扬之水把这段文字转告我，我觉得虽然没有见到先生，但先生在我心目中，已是这样平易可近。

真正拜识先生，是在第二年的十月十六日，还是由扬之

水陪同。我们预先在先生家附近的菜场买了一些菜，上门自己动手烧菜做饭。那天烧了什么菜，我都忘了，只记得先生厨房里居然没有烧菜的油，让我用香油烧。我原来想露一手烹饪功夫，结果烧出的菜我自己都觉得难吃。但先生似乎根本不在乎用什么油烧的菜。

先生居室的简单，大概是我所有认识的人中之最了。三室一厅的房子，朝南的书房内，一张书桌，两个小书架，两个沙发，还有两个上了锁的立橱，仅此而已，没有任何装饰，也没有电视机、音响之类的。看得出，这些家具也是先生搬来时，社科院给他配的。朝北的一间，也是书房，桌上笔墨纸砚，旁边还有一盘未下完的围棋。先生说每天要写写字，有时也一人摆弄棋谱。我问经常有人来看他吗。先生说经常没人来。

先生高且瘦，腰板挺直，行动从容不迫，抽着烟斗，“溢于嘴角的微笑，温和而又带几分狡黠”，说一口浓重的湖南音，起初我只能听懂四五成，要扬之水翻译，后来渐渐听懂八九成，但先生说到得意处，自己哈哈大笑时，我们往往没听懂。住在先生楼下的董乐山先生一口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他与徐先生简直无法交谈，最后只好用英语对话。

在这之前，我看了许广平回忆鲁迅的《欣慰的纪念》，其中提到先生，说当年先生向《申报·自由谈》写稿，都让鲁迅转，而且还要鲁迅重抄一遍方能寄出，言下颇有微辞，而先生回忆鲁迅的名篇《星花旧影》中却没有提及。我问是怎么回事。先生说 he 原以为鲁迅手下总有几个喽啰代为抄写，没想到都是鲁迅自己抄，有时让许代抄，因此许便对他不满。我说关于鲁迅当还有不少事可写吧。先生说能写的都已经写了，其他就随着他一起进棺材吧。

那天还谈了些什么，我此刻也记不起来了。大约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们就告辞了。

在认识以前，就已经听人说先生是世外高人，一见果然。后来有一次，我与扬之水去看先生，照例先生在他家对面的饭馆“赏饭”，那天先生穿一件长可及膝的白色绸衫，戴一顶遮阳草帽，手持文明杖，神朗气清，仙风道骨。我这才真正了解超尘脱俗是什么样子的。

## 二

回上海后，我寄了一些我编的《文汇读书周报》给先生。

过了两个月，扬之水去看先生。先生忽然冒出一句：“你那个陆灏啊，没前途！”指的是我寄去的报纸。先生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是海派报纸，说其中一篇文章提到《书林清话》，居然不写作者名字。先生让扬之水转告，因为我重情义（我至今也不清楚先生指的是什么，大概是我每期寄报纸吧），所以劝我就某一专业，认认真真下几年功夫，这样才会有所成就。从我寄去的报纸看，不用费什么精力，随随便便即可拼出一版。如果只是目前这种状况，当不会有出息。故切望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钻研中。

这番教诲，在以后的几年中，先生说了多次。九三年四月三日先生在信中说：

意足下此时毋妨雍容暇豫，深计远虑，从多方面筹度之，然后发于事业，则无有不成功者。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可知已。

可惜，我总是找了种种理由，没有听进去，所以至今毫无建树，有负先生的期望。

那天拜访时，留了一张朵云轩的笺纸，请先生写几个字。



安津策之思  
 從字仿  
 道求其造  
 往誤矣  
 自直標甘  
 字寧望  
 具能之  
 水高峰

陸澄先生  
 惠寄承款  
 謝先澄

梵澄先生墨迹

过了一些日子，字寄来了，写的是《书谱》体的草书，抄录先生的一首诗。同时还寄了几张鲁迅博物馆复印的先生早年写给鲁迅的诗笺，张黑女体。我对扬之水表示更喜欢先生早年的字。后来扬之水把我的意思转告先生，先生笑着说：“鲁迅是我的老师，我当然要端端正正写楷体。陆灏毕竟还年轻嘛……”后来先生又写过几张字给我，大都是草书，只有一张楷书。我曾请他写一幅大字对联，先生说以后再说。这是先生经常说的四个字。我曾对扬之水说，像先生这样已经八十好几了，还根本不知老之已至。先生在九三年给我的一封信中说：

似乎是唐人有这诗句：“但知事逐眼前过，不觉老从头上来。”——这是很真切的。……现在“老”已来了，不但从头上，亦且是从脚底。但是，却有一对治，即是不去管它。一直混沌过下去。留默心神，作较有意义的事，不作空空嗟叹了。似乎比较好。

### 三

如同所有的记者一样，见了一个不平常的人物，总想写

成文章。我在认识先生后，也写了一篇人物记，发表在《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并寄了一份给先生。过了一段时间，收到先生的复信。信中说：

承撰大文，在贵刊发表，寄示后浏览一过，姑亦置之。其中不尽不实之处不少，可讥可议之说亦多。虚承谬奖，又增惭愧。故未即时专函致谢。所望扶持之文亦至此而止，过于使“□名昭著”则不可也。

先生一贯淡泊名利，不喜张扬，所以至今知道先生名字的人也不多。但我认识的几位有学问的朋友，对先生可谓推崇备至。我在那篇先生并不满意的文章中，把先生誉为玄奘而后，直接从天竺取法东归的第一人。当然这也是我的这些朋友的一致看法。

我原不想多引已发表的有关先生的介绍，但考虑到先生的名字在读者中还是很陌生的，似乎应该略加介绍，下面就转引先生逝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拟发的讣告及生平简介中的文字：

先生原名琥，谱名诗荃，字季海，湖南长沙人，生于一

一九〇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一九二八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因记录鲁迅在复旦附中的演讲，而与鲁迅通信并认识，继而师从鲁迅。其间种种，在先生的《星花旧影》中已有详细叙述，此不赘。二九年赴德留学，三二年回国。四五年受教育部委派，前往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教。五一年去南印度捧地舍里的室利·阿罗频多学院执教，著书立说凡三十余年。七八年取道香港回国，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直至逝世。

先生的学术贡献，主要为三方面：第一，为我国最早的卓有成效的尼采哲学思想的翻译者和研究者；第二，为系统翻译介绍印度古代精神文化典籍《奥义书》到中国来的先驱者；第三，为印度三圣之一“圣哲”室利·阿罗频多思想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先生一生独身，是纯粹为学术为思想而生而死的一生。应该说，先生为中国现当代学术思想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我在给先生的信中向他讨书，先生复信说：

《五十奥义书》，已发一本交丽大妹（扬之水本名赵丽雅）奉寄，来示所云“唯识新论”，则无此书，若指《安

陸灝先生呈下：

蒙承賜書感謝何似。又寄下箋紙一張，吟題甚存。為之悵惘終日。

在敝處中尋出我在前此向身正陽物館同志所寄甲之舊稿數紙，因揀一部不寄上。又寄一紙述內西，俾有題識，今上寄上一份，以誌一笑。

弟人之字走可觀。未嘗多臨臨帖。足下之筆法甚工。想得力於此之。體態不若更趨向於之。所謂“思通通審，意氣和平，不波不厲，而凡就自遠”也。

音節又別，唯昔年之說當得，幾何誰能不感慨矣之。

冬定珍重 傷暑為上即此

又稿

澄上 (一九九二, 一月十四日)

梵澄先生書札

慧疏释》或《唯识菁华》(英语),示知当寄奉。后者大妹索之数次未予,因其不懂英文也。于足下则无所吝,正恐其亦无补高明。

三本书都送我了。我只读了《五十奥义书》,但冥顽不开窍,终于少所得益。英文本的《唯识菁华》一直插在书架上,成了装门面的书了。

#### 四

有一阵,我情绪低落,现在回想起来,很幼稚,好像产生信仰危机,可能还有个人生活问题的压力,于是写信给先生,希望指点迷津。先生回了一封长信,一一指点:

足下之问题其实亦非困难。至今自不佞观之,一切皆甚妥善。廿四日信似充分已受佛书影响。如“遮眼”、“第一月”等等。此在禅师语录中常见,如“图取遮眼,若汝曹牛皮也将看穿。”……“千江月总是一轮月光,心光宜当独朗。”……

信仰问题：——这不是语言文字的事。信心多由环境在长时间中养成，不是能勉强的事。我时常旁观“信道理”的人，觉得只是“趋时尚”而已。“因为外国人吃鸡蛋，所以兄弟也吃鸡蛋。”多是像这样的情形。

无有信仰已是一信仰。此无与有对，是有无之域中之无。足下自信无有信仰，此即足下之所信。仍此所信，亦非迷信。精神本来很好，又需要什么支撑？

其次，生活与读书问题。来信云：“生活问题不解决，读书再多又有何益？”这牵涉颇多的疑问。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又，要读什么书？益又可问是什么益？这皆依乎人之志向及所以自处。以足下之英明，若稍一沈思，分析，不难迎刃而解，不俟鄙人哓哓。

大致足下诸多问题的答案，已即在其问题之中。只是偶尔一时的感兴。如云“看到的春光明媚，也似阴沉”。然则虽或觉“阴沉”，已看到“春光明媚”了。——如实际阴沉明媚，都不相干。最好是时时保持平静；做到“不动心”是颇不容易的。

关于尼采，说其一副救世主的面貌，是不确的。《苏鲁支语录》，在欧洲人皆视为文学作品。反之，尼采正是

反对若干以救世主自命的人物。此外，从《五十奥义书》中得到精神安慰的，却曾有叔本华尔，是著名的例子。倘若人终日沉浸于宇宙人生等种种哲学问题中，的确常可以其中得到某些解答。

如实，许多修为方面的事，要讨论起来，也会说不尽，写不完。我个人于这方面极少述说。普通只能是作概论，而概论是一般尽人皆知的一些粗浅话，对读者亦无若何影响，因此亦不如不说。

这番教言对于一个迷惘中的青年，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当然至今我离先生的境界尚远，但能保持良好的心态，不为外界种种所影响，是与先生的指点分不开的。信的当中还说了些别的事，最后，先生劝我：

倘足下每天抽暇，写写字，便能较愉快，宜不多写。握管使人心神端一，血气流通，亦可忘忧，兼祛闲疾。



## 五

在我每次工作有变化时，总能得到先生的提醒或鼓励。九三年初，我与几位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书店，名凤鸣书店。先生写了一篇祝贺短文，让扬之水转来。其词曰：

近闻赐不受命，柯也持筹，发二酉之珍藏，鬻三都之宝肆，学深货殖之传，志远陶朱之功；修迷语之三三，值文汇之五五，想必应接不暇，而巨细靡遗；条绪纷繁，而经纶在握，为祝为慰。

九五年初，我离开《文汇读书周报》，调到《文汇报》经济部当夜班编辑，写信告诉先生。先生大概以为经济部是做生意的，所以来信说：

接五日信，知孔门四科，转研子贡。编韦雕木，柄烛高明。然每日八小时睡眠，必不可少。于是乎昼长多暇，必专事一门，从心所好，研之久远，期于大成。坚志亦自强身，累金不如积学。以足下之英明，当知此中

之乐，不俟晓晓也。

在我编《文汇读书周报》期间，先生只为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发表在九三年四月三日上的《技与艺——参观罗丹艺术作品展览会后写》，用的名字是四工。当时正是罗丹艺术展在北京上海展出。先生在四月三日的信中说：

拙文有疵谬冗赘之处，足下删之节之也可。意在使东西方艺术界人士，憬然于中国尚有留心观察之人，如是而已。故隐姓埋名：亦本不作任何宣传也。

九六年初，我临时奉命为新创刊的文汇特刊编一个随笔副刊“圆明园”，写信向先生组稿，希望他能继续写一点当年为《申报·自由谈》写的那类杂文，并建议把当年的文章结集出版。于是收到先生这样一封回信：

新年伊始，大函并“特刊”同时收到，欣忭何似。处囊脱颖，雏凤声清，“文汇”之光，读者之幸。此为可庆喜者也。在全国报纸中，“文汇”自有其传统权威，在昔

有拟之于伦敦泰晤士报，其飞声亦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从来远矣。在副刊特刊，尤彰特色。然则不激厉，不诡随，公正翔实，不辞俗调而稍高，卓立风规而不亢，谨守传统而发皇焉，前途未可量也。若以贵刊而拟昔年“申报”，则似微有弗如，沈雄博大，风靡当世，盖史量才尽瘁于此，逾五十年，尤以其襟怀弘阔，眼光深远，能容黎烈文等主持副刊，因致鲁迅暨郁达夫辈之巨笔；而卒以身殉焉。固然，文字语言之伤人，惨于矛戟，诚有欲得之而甘心者。当时举国上下皆知戕史者何人，而章太炎以国学大师素持公论闻，为史氏撰墓铭，则谓其“内外皆无死地”，若讳莫如深者，此章氏之败德也。虽然，沧海扬尘，于今世局皆变矣。进步急，而中国未遽强；冷战终，而人性未必改。书生秉笔，而求有裨于当世，有益于生民，亦当须之以时，因势利导。夏葛冬裘，有不可易者。

愚尝及见印度独立前一辈革命志士，鼓动风云，变化莫测。及至印度独立以后，有一雄辩之老革命党人，欲登坛有所言，尼赫鲁（Nehru）当时为首揆，止之。三问不可，隋寝其事。此无他，不必再闻其语也。日日出矣，

燭火不息；刻舟求劍，其可得乎？時過一甲子，而足下猶以“自由談”為言，陳年日曆，何所用之？若謂陳言猶不無可采者此則依乎所言是否尚有真理。斯可見於學術派與新聞派之辨。此早已一再為足下說之。松脂千歲而為茯苓，Journalism（新聞）久亦化為學術，然在其初，茯苓Academism未如松脂之見愛也。此間其中所涵之真理奚如。今之“特刊”，貴在足下善調劑此二者。使入俗而常新仍有永久價值。

先生對過去的看法，確實明確地跟我說過。九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我去看先生，曾勸他寫回憶錄，他說人是為將來活的，不是為過去而活，所以不值得寫。為了尋找記憶，我查看了當年的日記，我的日記一般都記得很簡單，但那天的日記卻特別詳細，倒不妨多引幾句。先生說《紅樓夢》他一直看不下去，前年住院，曾找來一本翻閱，還是覺得沒意思。這是一本頹廢的書，不能給人以積極向上的力量。先生還說他相信因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又說不管儒、道釋、基督、回教，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解脫人生的痛苦，可謂殊途同歸。



## 六

就在那天的谈话中，先生说 he 正在修改一部书稿，《陆王哲学重温》。此后不久，正好有家出版社让我为他们编一套“学者文丛”，便写信给先生，希望收入这部著作。先生在回信中答应了，并说已开始整理。但对丛书的名字提了意见：

偶思“学者丛书”一名，将来或起争议。有人或谦不肯负“学者”之名，有人又争欲入“学者”之列。且此名又似与我辈凡夫稍隔一层，微觉未能与大众亲近无间。是否可另立一名，使稍抽象化，范围较小，性质较明确，传世亦较永久耶？

后来由于出版社的编辑不知所向，这套书也流产了。我找了几家出版社，均表示有兴趣，但不肯定。我想是因为先生不像时下的一些大学者那样名气响的缘故。再后来，九四年四月，王元化先生要主编一套“学术集林丛书”，我便向王先生推荐此书。王先生很感兴趣。我告诉了先生，先生在回

信中说：

得本月二十一日大函后，旋即发篋将《陆王哲学重温》原稿，又“温”一过。细思亦无甚乖谬处。虽然，足下多劳矣。鄙人之所以提倡陆、王者，以其与室利·阿罗频多之学多有契合处。有瑜伽之益，无瑜伽之弊。正以印度瑜伽在今日已败坏之极，故室利·阿罗频多思有以新苏之，故创“大全瑜伽”之说。观其主旨在于觉悟，变化气质，与陆、王不谋而合。姑谓为两道，此两道诚有文化背景之不同，皆与任何宗教异撰。亦与唯物论无所抵牾，可以并行不悖。今人总好光怪陆离之论，重外来之新论，而不重自己之家珍，倘于旧物拂拭整齐，当豁然于其声光之弘丽。五中有主，外邪不侵，治身则然，立国亦尔。于是鄙人亦老矣，无论如何顽健，总之岁月无多，而殷殷耗日力于此，有非苟然者也。

后面谈了对出版的意见：

于今出版之事，足下当甚了然。有出版家谓其少出

一书，即同于为国家多立一功。此亦甚是。于《重温》一稿，鄙意能年内出版，甚善。或事实有所不能，姑存足下处无妨。正如禅家有云：“着什么死急！”

九四年年底，书出版了，改名为《陆王学述——一系精神哲学》。

先生曾说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儒家。我理解先生所说的儒家，是关心现世的，而先生的超尘脱俗，是不计较个人得失。先生在修改这部书稿时，曾对我说，当局应该提倡一点仁义，或许能改善一下社会风气。九八年夏，长江大水，先生七月二十九日来信云：

顷洪水横流，长江告警。当轴方尽力挽救，民情亦振奋有加。想春申江上，正自安澜，他省无灾，亦争援救。倘如宣房既塞，万福斯来。此可望于今日之中华，而不可语于解放前之灾变也。诚楚子所谓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而戒惧之不可以怠也。我辈其可以自微欤。



## 七

在先生给我的信札中，夹着一张先生手书的对联：

立言已是功勋。著作等身。寿登九十引年。桃李心  
传阅三世。

真际本元生死。风云守道。祚值五星开国。晖光灵  
气合千秋。

这是先生的老朋友贺麟去世后先生拟写的挽联。九五年五月五日，我与扬之水一同去看先生时，说到贺麟，先生当即抄录给我，并说，关键是“风云守道”四字。抗战时，蒋介石请贺麟去讲课，此事一直成为贺麟以后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但先生认为贺麟并没有丢失一个知识分子的操守。

先生与贺麟、冯至为几十年的老朋友。先生回国后，三人每年一起过生日。但先生问起两位在“文革”中的遭遇，两人都不说。后来董乐山先生借给先生一本巫宁坤的英文回忆录《一滴眼泪》，先生才了解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经历。由贺麟说到马一浮，先生说，也是在抗战中，蒋介石招见马

一浮，侍从让马填写履历。马一浮写了八个字：“山野之人，素无履历。”

那天在饭席上，先生再次劝我，应该出国读书，去英国读三年书，不在乎学历，重在增长见识。

在与先生相交的几年中，我曾为先生买过剃须刀、烟丝、咖啡壶，也买书、找书，如新版的《吴梅村全集》、线装的《八代诗选》、《明诗综》等，先生每笔账都要算得清清楚楚，包括我寄给他的《读书周报》，他也都要付钱。我平时读书，偶有所感，写信给先生求教，先生每信必复，如九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复信：

《花随人圣庵摭忆》，昔年散见于《国闻周报》。其书或有可观，似亦不可尽信。黄秋岳即陈寅恪所称“乱世佳人”之“作贼”者。倘寄下一阅，亦当寄还。又前奉还《胡适四十自述》由赵转上，想早收到矣。

又，九五年一月十一日：

来函论及《聊斋》与《阅微草堂笔记》之高下。愚

见略同。纪氏多出经，蒲作多拟之史。左氏与司马，路数不同，俗人多好前书，学人多好后者。此论亦已久定。然纪念念念不忘著书之体，又常以有关世道人心为言，似立场又有不同。张尔田之书（指《玉溪生年谱会笺》），则愿一读。

社科院世界宗教所拟写的先生生平简介中说，先生尚有多种著作有待出版，其未完成的工作，有从古梵文译注《佛教密乘研究——摄真言义释》，惜乎病危而中断，竟成永憾。先生的未刊书稿，不知有多少，那两个带锁的立橱中，应有不少。而未完成的著述，据先生对我所说，或信中所言，当另有两种，九五年四月八日来信说：

近忙于补缀一五十余年前之旧撰，工作颇巨，图片甚多，论此一时人力物力，皆无法出版。必俟完工复托他人，再待五十年问世，亦无瞢焉。

后来见面，我才知道这部所谓旧撰，乃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先生说，如果可能，他应该亲往欧洲找寻图片。

我说现在这方面的图片资料当不少，配起来不会太困难。然先生只是摇头。也不知这部书稿究竟完成了没有。

先生曾说有一宏愿，就是欲打通三大宗教，先攻基督《圣经》。九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信中云：

关于《圣经》译本，闻有新译正在进行。所搜得之译本不多，已托人在德国购买希腊、拉丁文本，其事遥远，工程浩大。只作小小校记，尚不足道也。

先生说早年曾习过拉丁文，现在只要花几个月时间，当能重新拾起。可惜老天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这项浩大的工程完成的可能性极小。

先生多次说要来上海住几天，问我青年会还能住否，当年他住过，印象颇佳。有封信中说：

昔年尝游漓江，曾有句云：“青山屡嘉招，白首难复约。”亦是实情。

故今年是否出游，尚难定说。然往观申江文物之光，亦久在念中，然则且俟将来。

直到九八年四月，先生在信中还说：

南中地气较京师为暖。想此际申江花开，灿烂可观。诚欲亲往沪上，了此一案，且访旧书数种，然时服西药，健康两年来欠佳，不能果此愿。我劳何如。

先生想重访当年与鲁迅在一起的上海，终于未能如愿。

## 八

我与先生的交往近十年，现在回想起来，大都是美好的，但最后两年，却有一件不太愉快的事情，也是因为这件事促使我非写这篇文章不可，否则竟无法让我心安。

早在九一年，扬之水在《读书周报》上撰文介绍先生，起的标题是“学者，还是诗人？”先生的写诗还在与鲁迅往来的时候就开始了，或更早。鲁迅曾赞其“诗甚佳”，但也说学陶渊明却不像，“必再阅历四十年，慢慢喝下酒去而不吃辣椒，庶几于渊明有些像了”。扬之水所欣赏的两句“落花轻拍肩，

独行悄已觉”，倒真有渊明神韵。

先生晚年，把几十年所作之诗，整理成一册《蓬屋诗存》，希望我能找一个地方出版，要求线装繁体字。又给了我五千元，只要求印百来本即可。在一封信中，先生说了印诗集的缘故：

愚之欲以诗集问世，非汲汲于求名也。实为家族之故。寒族前愚之一辈二辈人物，曾有酬唱集，稿未及刊行而毁于火。如今后辈读书人多，贻以一部诗集，示以未尝虚生一世，或可收勉励之效。故所求印数不多。百册而已。此情从来未曾告人，独为足下言之，或可相谅。鄙人今有四世同堂之亲，侄曾孙女已在大学又将毕业矣。

找出版社印行，实在太难。于是我就干脆托了朋友，找到一家能印装线装本的厂家，按五千元之数，能印多少就印多少。最后诗集印出，大概装订了近百本。先生拿到样本后，不满意封面，希望重新装订；内文也有不少错字，虽然校样几经先生审定，也希望重印。但是，本来找人印装这本诗集，也是好说歹说才说通的，现在要拆掉重印重装，厂家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我也只好如实奉告。但先生于此颇有责备。我

无可奈何。如今我承认，当时我确实觉得先生不了解行情，也不听我的解释，于是觉得自己有些委屈，所以把诗集全部寄去后也不再写信。结果是先生很失望，在来信中说：

此事原讫足下“全权办理”。故仍望结果能更圆满。鄙人于足下初无间然。相交已有多年，已往足下之种种功德，固未忘也。且来日方长，仍必有可互助之处，遂以此事而遽弃朋友耶？

先生惠我良多，而先生托我的这件事，却没能让先生满意，实在是愧对先生。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办好，以后去北京，竟不敢去看先生。先生一定很伤心。此刻我重读这封信，双眼湿润了。今年一月，我去北京住了几天，与扬之水说了，这次要去看看先生，但终因这事那事相缠而没去成。在我回上海的第二天，先生就住院了，随即昏迷不省人事，直到三月六日去世。我没有见到先生最后一面，将是我终身的遗憾。

我想借写这篇文章向先生道歉，希望先生在天之灵能宽宥。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 扬之水

本名赵丽雅，浙江诸暨人。一九五四年生。曾任《读书》杂志编辑，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诗经名物新证》、《古诗文名物新证》、《先秦诗文史》、《终朝采蓝》等。

## 陆灏

笔名安迪、柳叶，上海人，一九六三年生。《文汇报》编辑。著有《东写西读》。

上架建议：文史

ISBN 978-7-80678-934-6



9 787806 789346 >

定价：15.00元

易文网：www.ewen.cc